

鐵道部

職工教育委員會

宣傳叢書之三

民族之光

遠我河山

東北民衆抗日
救國史實片段
民族之光

目次

- 一、引言
- 二、宮長海將軍
- 三、馮占海抗日記事
- 四、東北國民救國軍指揮總監朱霽青先生及其他
- 五、民族英雄王德林
- 六、女英雄姚瑞芳
- 七、高鵬振起義談
- 八、一個特殊的人材遼東抗日領袖王育文

九、徐寶珍傳略

十、李海青抗日經過

十一、爲國犧牲的蘇幼溪

十二、東北義軍之軼聞

十三、看他們奇特作戰方法

十四、綠色軍服

十五、值得贊美的話

十六、這是應得報酬

民族之光

引言

九一八事變，是有理智的人可以料得到的，但遼吉的失陷之速，則是有理性的人所萬萬料不到的了。三天的工夫，失掉了東北半壁河山，就是日本人自己恐怕也沒有想到吧。這不能不說是張副司令貫澈其不抵抗精神之賜，才有這種打破一切敗北主義空前紀錄的驚人成績。按着這個比例來算，恐怕不到三十天，整個的中華民國，都裝進日本人的腰包了。但是，事實並沒有這樣，這不能不感謝我們的東北抗日民族英雄們了。

日本的野心，實在大的可怕，既然侵佔了我們的東三省，還嫌不夠，還要一步一的進攻，看光景，非要把中國完全吞併了是不肯

罷休的。假使我們沒有這些可敬可愛的民族英雄，給日本以意外的挫折，恐怕我們早已做了亡國奴了，我們的田園，我們財產，將和東三省的同胞們同樣被人奪去，我們的妻兒，我們的姊妹，將同樣被人奸殺，人生一切慘劇，恐怕都和東三省的同胞們同樣輪到我們的身上來吧！

可敬可愛的民族英雄，他們不忍看着祖國淪亡，不忍看着同胞們陷於悲慘的境地，所以他們奮不顧身，誓死抵抗。他們只知道有祖國，不知道有個人，只知道日本人的可恨可殺，不怕日本人的炮火利刃，他們的勇敢的犧牲的精神，不但使日本人畏服，並且對世界證明中國人心不死；並且反證出所謂「自發的」成立偽國之說，完全是日本人扯蛋，簡直給中華民族洗掉不少的恥辱，增加不少的光彩。所以我們不僅要給他們以實力的援助，在援助之外，還要頌揚

他們，紀念他們，使他們的豐功偉績，傳之於久遠，使他們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印在每個民族的心頭上。這樣，我們編印這本小冊子或者不算多事吧。

可惜，還有很多值得紀念的英雄，我們不曉得他的出身略歷，不能列入這本小冊子裏面，是非常抱歉的！僅就搜集所及，倉卒付印，掛一漏萬，勢所難免，敬希諸位救國英雄及讀者們原諒！

編者識 八，二五，

民族之光

宮長海將軍

一、出身和落草

在東北抗敵風雲中，馬占山丁超李杜馮占海四將軍之外，最重要的一員、就是宮長海將軍。

他生於吉林省磐石縣，因為家裏窮，書就沒有讀過、所以胆子很大，他不事生產，終年除春秋忙的時候，賣幾天小工賺幾個錢，養活父母，餘外是拚命的賭錢，這好像是他的職業一樣。但他在鄉裏，向來不要癩皮，無論輸贏總是和顏色悅色的，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他是沒有出息的一個人，他從來也沒有向誰吹過牛，一直的做小工賭錢的過下去。

到民國五年，他實在窮的有點過不下去了，他好像換了一付性情似的，糾合幾個光棍，幹去！於是他就報了個『大傻子』的字號，橫行在遼吉兩省的邊界上，他練就了百發百中的槍法，能兩隻手同時放盒子砲，不停的發射，誰便什麼東西，只要他打算消滅他

，那就不用說，是逃不了的。他這種本事，是壓倒了一切的打着吃（當鬍子）的朋友，幹了二三年的工夫，他的小弟兄已經有千餘名了。這時他整個的盤據在遼吉之間的濃江縣的深山裏，在那密密的山林裏，他好像是一條猛虎，震懾住山裏的一切，他又給木客保險，並庇護附近的居民，差不多他是那塊土地之王。

濃江縣境內，忽然竄過來一股鬍匪，打着『亞陸軍』當家的旗子，連搶帶姦的，把濃江縣鬧的不得了；他聽說，趕快的派人，到亞陸軍的流子裏，去勸告式的說，『朋友走吧，給我留點面子，咱們都是吃一碗飯的，何苦作對呢』，這樣勸告，亞陸軍冷笑了幾聲，心裏說，——我試試你這個大傻子怎麼樣，幹、幹、搶去、死活不管，——這樣一來，大傻子他心頭火按不住了。

『兄弟們』，預備好，把這個懂交情的東西捆了（消滅的意思），

這一般狼似的小鬍子，在他指揮之下，把亞陸軍的流子，圍個結結實實，亞陸軍照例的被槍斃，不識相的小嘍囉也死了三四十名，其餘的扔下傢伙（槍）跑東西了，大傻子的威名由此一天比一天的響亮，部下越增越多。

吉林的當局，震於大傻子的聲名，調齊了騎步兵，向濛江縣進發，打算犁庭掃穴的辦法，大傻子一看，官家和他作對，索性幹他一下，於是收拾舊傢伙，整頓了部隊，由山裏出來，就橫行起來，打破璃縣，壓舒蘭縣，一時只弄的吉東各縣，鷄犬都不安寧，他於是又由北向南，回到濛江縣的老巢，安居在大深山裏面，一杯杯辛辣高粱酒，作他們凱旋的香檳。

省當局黑天白日想不出來好辦法，只得派員去說降，還好，一說就成功，他有點不願意過山林裏的生活了，好，好，好，當官兵去，於是他們就被改編為游擊大隊，他當然是大隊長，七百多名兵，槍械整齊，駐防在濛江縣，有許多小弟兄不肯當兵的，他就分資遣散了，宮長海的大名，從今日起纔有人知道，大傻子的匪號，一點點也就沒人提及了，這是民國七年的事情。

到民國八年四月初三日那天，吉林省督辦，密令濛江縣繳宮長海的械，特調駐防權甸縣的子團，到濛江縣去，表面上講是聯合宮的游擊隊，一同入山剿匪，暗中就是來繳械。那知道宮長海早就明白，叫弟兄們準備幹，四月初十晚上，子團長下令，開始動作

，這些抱着發洋財心事的兵，一闖的向宮隊圍去。這時宮早已把隊伍，調出營房，埋伏在郊外，暗暗的聽着動靜。于團的槍一響，他們知道繳械的陰謀證實了，依着小弟兄的意見，是要反攻過去，和于團一拚，宮傻子老成持重的不許可，好了，當兵的夢已經過了，弟兄們走吧再去幹營生吧，他們望着陰影搖搖的灤江縣城，是別了，夜色籠着他那些熱血騰躍的魔鬼，黃泥的路上，踏着他們輕快的脚步，他不覺的，向黑空裏長嘯了一聲。

這時于團長指揮着隊伍，很快的把游擊隊的營房占領，大家一看，知道宮長海識破他們的詭計，不辭而別，這真使于團長不能不發怒了，打算追吧，又恐怕中了埋伏，但是這腔悶氣怎麼發洩呢，於是有一位副官，名叫王文亮的，他報告團長說：

「宮傻子的嫡母在城裏呢，何不將他槍斃以洩憤氣。」

于點點頭，立刻派幾名兵到城裏，很容易的把宮傻子的嫡母尋到，綁到團部，團長當着她面，罵了一頓，說她知情不舉，拉出去就槍斃了。

消息是快得很，雖然在那交通不便的地方，可是傳遞消息的人是不缺少的。宮傻子

烏出樊籠一樣似的，帶着親愛的兄弟，向那久別的故鄉走去，第二天早上，他們已經離開濛江縣城有五十多里路了，在一個荒村裏吃早飯，那麼這悽慘的事情傳來了，宮傻子聽說他婦母叫于團長給槍斃了，他氣的簡直要昏過去；他說：

『我不報這仇，就不能生存在人世！』

他要立刻回去，和于團長一拚，報了殺婦母的仇恨，可是部下的弟兄們，都苦苦的勸說着他：

『我們的勢力太薄弱了，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啊。』

這樣的安慰；是何等的沒力量啊；宮傻子知道大家弟兄，不敢回去，他只得老實的講一句：

『你們怕死不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一定要去的，大家弟兄們請從此辭！』說着他要上馬，不用說他非要報仇不可，但是情同手足般的弟兄們，那能捨得他一個人去送死呢，勸他又不聽，大家只得想出來一個辦法，不用分說，弄幾個人將他抬起來，任他去叫罵只管抬着走。

他們這羣魔鬼，由傻子領着，潛藏在青翠的山林裏，過着豪爽痛快的生活，有時下山從舒爾而濛江，作着一本萬利的買賣，官家只有瞪圓了眼睛望着他們。

二、酸幸的別離

流水般的光陰，都在大傻子豪爽的生活裏踱過去，由春而冬，不停的又幹了好幾年。在濛江縣的老百姓，有錢的人是拚命哭咀着他，窮光蛋又歡迎着他，他的氣燄一天比一天加高，一直到民國十四年的時候，吉林督辦張軸臣派了好幾個能說的幹員，纔把他說降，改編在子險舟的部下，當一名騎兵師裏營長。他這第二次當軍人，總比先頭的投降強得多，不但當營長，並且子險舟很看重他，把自己的親外甥女，嫁給這位山林裏的英雄，他從此纔嘗着軟綿綿的滋味，是如此的值得留戀，他往事的烟雲，也不覺的在腦海裏浮泛出來。

「啊，不怪那些小子們，到處都偷偷摸摸的壓裂子（姦女人），原來有這樣甜蜜的味
道」——他肚子裏這樣講者。

在這肉味滿嘗的當兒，秋風吹着路旁的敗葉，郭松齡向瀋陽前進了，于師長不知道擔了什麼嫌疑，被督辦撤職，不用說，傻子也得回家去，守着老婆閒居在扶餘縣城，吃飽了飯，到城外跑幾疋馬，高了興把盒子砲，再開幾響。有時望望那可愛的遠山叢林，撫摸着自已的雄壯的快馬，啊，那青天色的高粱酒，般紅色的血花，他是多們的憧憬着啊。

他在這無聊的時候，接到他的把兄弟，張作舟（二十旅旅長）一封信，大約是叫他東山再起，不要專在家裏守老婆，他看完了信很快的，一些留戀的意思都沒有，就上道了，他在張的旅部裏當了一名額外副官，很不滿意，每天只在酒盃裏沉着。

忽然日軍炮火，在九一八的夜裏爆發了，南滿的風雲向北滿的大陸推近了，傻子從夢裏跳起來發狂了似的說：『日子到了，日本鬼等着吧，』別人不了解他內心的創痕，淡淡的冷笑，使他增加了不少殺賊的力量。

張作領着一旅之衆，徬徨在迷途上，可是他認清了一切的一切，回到家裏望了望黃面婆，招集了三五老友，楊鳳山和于品三這兩個傢伙，永久是擁護他的，何況又是和敵人拚

呢。

傻子計劃了起事的一切手續後，別了扶餘縣城，一肩行李，領着一個小夥伴，渡過松花江，到了江密峯的老地點住在一個朋友家裏，打算立時就飛（翫語）起來，同時他和那朋友說：

『老朋友，我是決心了，死，要在日本鬼的刀尖上，這纔算父母所生的，請你看交情的面上，我的家小請你照應一二，並且那幾十條大鹿，你也得便經營經營，論理我這回去幹，應當什麼都不要留戀，但是老友，我的心也是肉的，那有不難過的呢：』他有點悽慘了。

那個朋友聽他這樣的囑託，眼睛裏已經充滿了淚水，嘴裏勉強着說，

『放心吧，傻子，你什麼都不要惦念幹去，不久我也要去。』

這是何等的悲壯啊，東北的運命都似乎，在這間小小的草屋裏，決定了。傻子躺在坑頭上，眼睛不住的望着那黑暗的屋頂，腦子裏不知在幻想什麼，這時屋裏的空氣有點靜肅，只有寒冷的風兒，吹着窗紙作響。

忽然外面狗叫了幾聲，即刻就停止了，好像有一種恐怖的魔力狗都把鎮攝住。傻子不覺一楞，褲帶上那顆盒子砲，已經很快的握在他那隻不知打死多少人的手裏，他的伙伴也從坑上跳在地下，提着盒子砲在準備着。那個朋友看他們這種神情，知道禍事要作了，趕快搖着手，叫他們不要慌，自己爬到坑裏面，從那小小的窗鏡望出去，原來打着吃的朋友，有二十幾個已經走進小院子裏來，在這個地方，對於這些朋友，都看慣了，所以就不必故意驚慌，回過頭向傻子說了句『沒有別的，流子來了，』

傻子一聽是流子，『這個不用害怕，是自家人，』他嘴裏用鎮靜的口吻說着時，外面的鬍子朋友已經進來了，

頭一個傢伙不客氣的說：『那裏來的，有槍快拿出來，』

傻子一看他們不太講朋友面子，心裏就很高興，但是在他們勢力之下，只好忍耐一些吧他的夥伴趕快對鬍子說，

『這是宮副官前也是打着吃的朋友，請看一面』，這委婉的調子，到出乎意外的得到一個強而無禮的回答。

『什麼副官不副官的，先打着吃，現在不是沒打嗎。不要囉嗦，快一點有什麼拿什麼就行了』，

傻子真知道他們是不講交情，只得拿出老套子吧，一翻身起來，望着那個猛而凶的傢伙說：

『好，不要緊，槍拿去，我要拜望你們當家的一次』。

這時他兩隻光而亮的盒子砲，已經被那個鬍子拿過去，還在手掌上掂了掂分量，說了句：

『好傢伙』

傻子雖然看見他的愛物，叫人家生吃活殺的拿去，但是心裏有把握，既是太家吃一碗飯；總有理可講的。他很痛快的立在地上，嘴裏說：

『走吧』，

『慢慢走，線（綁的鬍語）上再說』，這句話真使傻子有點受不了，他向來是，竟綁人家，居然今天被別人來綁，他於是向四圍望了望，都是人家的好漢，不覺把頭低下。

他那個老朋友。在垓的一角裏發言了。

「太師弟兄們（鬍子的稱呼），要看一面纔好，走就是了，不要綁。」

「你不要多說，非線上不可！」

事實證明了，兩三個小嘍囉。七手八腳的把傻子就綁上了連他那個夥伴，他們推推擁擁的把傻子兩個人帶去了。

三、結識老來好

凶惡的樹林圍着一塊起伏不平的山地，幾十座架木而成的窩棚，不規則的排列着，那些殺人放火爲生的朋友們，都在這些窩棚裏潛藏，插着一桿紅紅綠綠的骯髒旗子點綴了不少應有的威風。這時大樓子等兩個人被生擒活捉似的，又跨進這山林裏的王國，這個王國，是在江密峯的後山頂上，當家的名字「老來好」，手下管着百十多個小弟兄，很得意的幹着。傻子和他的小夥伴，一聲不響的坐在一塊大石頭上，背靠着一棵粗粗的老樹，眼睛望着那些不相識的鬍子們。

老來好是一個半大的老頭兒，幹這種買賣，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和成績了，差不多

有些名譽的鬍子，他都有些耳熟，今天他正在窩棚裏吹鴉片烟，二當家的報告他說：

『剛纔在山下，捉了兩個王八（鬍子稱老百姓之謂），並且還有兩只手花（就是盒子砲子）。』

他一面聽二當家報告着，手裏已經把那兩棵盒子砲拿起來，不覺心裏一怔。原來這兩棵槍，一個是大淨面，一個是老六字，（註這都是不輕易見到的傢伙，今天居然拿在手裏，就知道這兩個王八不是馬馬虎虎得的，於是一翻身起來，拿着這兩棵槍，出了窩棚，傻子早就看見是當家的來了，雖然不認識，但是看那情形也就明白。這老來好的確有點眼力，一看傻子的態度，決不是鄉下裏的王八，趕快露着和氣的樣子問：

『朋友那裏來的，我們是老來好的流子。』

傻子一聽這當家的，一張嘴的口吻就有點識相，好了，不用說，還夠作一個朋友，他於是離開了那塊大石頭，嘴裏說：

『當家的托福，（鬍子見面語）我姓宮名長海，原先我也幹了幾天，現在因為來找朋友，在山下遇到你們的弟兄，所以我來聽聽當家的。』

老來好聽說是宮長海，連忙就說，

「你原先打的時候，報什麼字？」

『我山頭很小的，叫大傻子。』

大傻子三個字，多們驚人啊，不但老來好聽見臉上現出又驚又喜的表情，連旁立着那些小鬍子，有大多半發愣，一時大家都靜止住了，還是當家先說：

『原來是傻大哥，失敬，失敬，』

嘴裏說着，他兩隻手已經去給傻子鬆繩扣，這一來小弟兄們也趕快的把那個小夥伴的繩解開，老來好挽着傻子的手，就向那木窩棚裏走去。

短短的泥土坑上，老來好和傻子面對面的躺着，一盞昏暗的烟燈，在替主人招待着遠來的客人，傻子吸了一口烟後，長吁了的一口氣說：

『老朋友，我們今天纔遇到，也是有緣分，但是你知道吧，我們東三省已經被日本鬼弄去了，此刻亡國奴的帽子，強迫的給我你戴了，我來的意思，打算聯合些不願意當亡國奴的老朋友，去和日本鬼拚命』。

這翻沒頭腦的話，真把老來好弄的莫名其妙，他真沒有聽明白傻子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但是亡國奴的帽子，可不高興戴，於是也向傻子發了一篇糊塗的議論：

「傻大哥亡國奴我到明白，但是東三省什麼時候叫日本鬼拿去，我還不知道，並且怎樣和日鬼本拚命，也得請大哥指教，我這二年老是在山裏邊混，外面的事情，簡直是不清爽，頭幾個月前，我是隱隱約約的聽人家說，什麼瀋陽被日本兵奪去，但我不相信，我想張學良那些兵也不是死的，今天你又說起，足見這裏有些道理。」

他這番話，傻子有點忍不住笑，但又不好意思的，並且又得詳細向他解釋，只好欠欠身，又說：

「朋友，你外面的事情，怎麼這樣的糊塗，去年九月十八號那晚上，日本鬼把張學良擄跑，接着吉林省也完了，黑龍江只有一匹馬在那裏幹，老兄你怎麼還在夢裏呢？」

他聽到這裏，那筒烟剛要往嘴裏送也不送了，忽的下坐起來，嘴裏說：

「傻大哥，你說我們怎樣幹呢，我捧你，你說了算數。」

他這一嚷不要緊，窩棚外邊偷聽的小弟兄，也都起勁了，簡直有喊出口來的，「幹

去，打日本鬼去，」這時小窩棚裏的空氣也緊張了，傻子一看，老來好已經認可了，接着又說：

『不要忙，我問你現在這窩棚裏，還有多少秧子(肉票)，』

『三十幾個，裏面有兩個最值錢的，』

『不管他值錢與不值錢，你趕快把他們放了，要錢沒用，亡國的票子，到那裏去花呢。』

『放了怎麼辦呢？』

『你不要管他，我自有道理，』傻子這樣話頭，大有司令官的樣子。

老來好的血沸騰了，他手裏的槍，彷彿已經瞄準了敵人的胸膛，傻子說什麼，他就答應什麼，那些死囚待決似的肉票，都謝天謝地的下山回家去了，江密峯後山頂上的這個王國，立刻現出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光明，他馬上給那些小鬍子下命令，趕快都集合在半山腰上，這時山裏的一切都大大的改變了，什麼都像帶希望似的。

這些狠般的小鬍子，靜靜的聽着他們當家的講話，老來好怪鳥般的聲音，震蕩了山

林裏的空氣，忠勇雄壯的氣勢，洗刷了過去一切的污痕。

『弟兄們，我們要幹了，東三省被日本鬼拿去了，不願意的把槍放下，就滾蛋。』

這些心粗胆大的傢伙，那有滾蛋的道理，一齊聲喊叫，『幹，願意幹，』就在這『幹，幹，』的回聲裏，傻子也向他們補充了幾句：

『我傻子的名子，你們大概有知道的，我現在不顧一切，一定和日本鬼拚命，大師弟兄們，緊緊記牢一句話，就是俗語說得好，打死一個日本人夠本，打死兩個利錢都有了。』

這是多們的慷慨激昂啊，同時老來好提議推舉，傻子大哥爲總司令，那些小弟兄都贊成，宮傻子沒法推辭，只得就任了這抗日的司令，於是這山林的雲團裏，充滿了英雄氣息，大中華民國的旗子，飛揚在吉東的山林裏。

(註)東北的老百姓，把盒子砲分爲數等，①大淨面，(能連放)②金機(板機作金黃色)，③鳥頭，(機頭似鳥頭形)④老六個字，⑤老五個字，上邊所說的皆爲德國製造，如現在日本製的，其形色更多，

四、江密峯上

從此宮長海就在這江密峯上的山林裏，組織了救國軍，每天都在計劃此後的行動。老來好在宮的指揮之下，他也很痛快的，準備和敵人拚命，過了幾天，那子品三和楊鳳山，都領着四五十個好漢，來見宮長海，於是他也就把這些新舊好漢，混在一起，編成了一個不足數的步兵營，小小的山寨裏，平添了不少生氣，但是鎗械不甚充足。

在一個薄霧濃濃的早上，他和老來好，領着百數十名槍彈齊全的小弟兄，深秋的露水，灑在每個人的衣服上，涼爽的晨風，振蕩着他們赴敵的心弦。原來在江密峯東面，約有五十幾里的一個小村子，住戶約有七八十家，都很小康，每一家都有一兩顆槍，無論長的短的，平時對於防備鬍匪的設備，還稱得起組織嚴密，真要有個五十人六十人的話，好不好就被他們打回來，但是他們這個村子，靠在這山深林密的區域裏，要是一味的打講，那也不成，總只老實說一句，那個流子大而且硬，他們趕快託人去上點小餉（這些吃食東西之謂），小流子要來，不用說，打，打，打，更不講交情，並且他們村子

裏，也有打過幾天的，對於綠林中的鬥坎，他們到還明瞭，所以他們似客氣非客氣的，也就馬馬虎虎過下去，九一八事情一發生，他們村子裏的人，也不大清楚，雖然說是當了亡國奴，但也沒見有什麼異樣的，總而言之，「過一天算一天吧」。

他們對於國家的事情，到不要十分明白，可是他們很關心這小小的江密峯上的流子。頭幾天，就有人來村子裏報告了，說是有一個大傻子和老來好合了股，是什麼救國軍，就是槍械不大充足，這種報告的結果，真有點使他們沒有辦法，於是村長趕快召集了一個聯防會議，好應付未來的事變，一整天沒有議決，因為大家的理想不能一致，只好明天再討論，那知道就在這天明的拂曉的時候，在東村頭上的樹影裏，有數十條大漢飛一般的向東頭一家——村長——的大門撲去，臥在牆角下的大狗，剛閉上一夜監視的眼睛，救國的英雄們，已經把這個土砲壘似的院子圍了，砲樓裏面的砲手，也是剛剛睡過去，忘記了這可愛又可怕的拂曉辰光，

浴在這亢爽朝氣裏的好漢們，迅速地達到了第一步的成功，這是多們痛快啊，傻子兩隻手提著兩棵盒子砲，偷倚在一堆凌亂不整的泥磚的塊背後，眼睛望着砲樓上的槍眼

孔，心裏在尋思什麼似的，老來好像一條蛇似的，由牆腳下爬着，一面又用手作着手勢，指揮着，這時被驚醒的狗，望了望，一聲不敢響，挾挾着尾巴溜了，砲樓上的砲手仍然在睡着。

東山上的太陽，慢騰騰的露出來一個淡紅色的面孔，睡了一夜的大地，都在一點點的醒來，不用說，這時日出而作的村人們也起來了，村長却仍在睡鄉，因為他夜間陪伴烟燈的緣故，但是其他的人都爬起來，尤其是燒飯的司務王大，他照例地肩起水桶，自己開開大門，去擔水去，當他剛把大門的門關拔去，事情不對了，好像山崩地裂一般的被擁開了，王大也被迫四仰八叉的，倒在地下。頭一起擁進來這六條兇漢，大傻子也在內，他們奪錦標似的，一進門大家就散了，分頭向各屋裏闖去，這時外面的動作，越發得手腳了，王大定了定神，纔知道是流子進來了，只得像一條狗似的挾着尾巴溜了。

院子裏的空氣，靜肅中有點恐怖，這時在院子當中的人，只微微的聽到上房裏這樣說：

「不要怕，我們是江密峯上的救國軍，今天來和你們借槍一用，」

村長你快起來，如要不肯的話，我們就拿你當作日本人的走狗，

不留情的把你槍斃，」

傻子這樣對躺在坑上的村長說，無疑地這小小的院子，已經在救國軍的勢力之下了，砲樓上的砲手仍在睡着。

五、救國軍大旗又飛揚了

太陽一點點的昇高了，李村長的威權交給了救國軍，機警幹練的好漢們，真是叫人欽佩，這樣為大的，把捉住了全村的鎖鑰，別人家連一些聲息都不知道，仍然去工作着。村長的砲樓，由村長領導着，把好漢們領進去，砲手雲雲眼睛，一聲不響把槍交給了人家，不久，傻子又派了兩名，化裝長工樣子的弟兄，監視着村長去，挨門打戶去邀請各家長。好了，整個村子的頭腦，一網打盡了，在村長家裏的西廂房裏，黑壓壓，坐了一滿坑，到這時候他們心裏都明白了，啊，救國軍！

老來好帶着打頭陣的神氣，立在屋地當中，睜大了眼睛，向那些人們說：

「你們大約都能聽說，東三省叫日本鬼弄去了，你們不要再過好日子了，你們最可

恨的心理，就是，誰當皇帝，給誰納錢糧，你們這回要澈底的知道，亡國奴的滋味，是苦辣的狠，你們的田地，老婆孩子，都要給日本鬼當奴隸，不信，看一看那些高麗人，他們的女兒要去當婊子，多們可憐啊！今天這些慘暴的事情，加到我們中國人的頭上了，所以我們當鬍子的，要救國了。半月以前我們的秧子，不是統統的放了嗎，今天管你們借槍一用，將來還我河山的時候，你們的槍仍然還你們，不然你們的槍也要被日本鬼繳去的』。

他慷慨激昂說到這裏就住下了，那般老百姓的心裏，已經被感動的有大多半了，就是不願意也不行，傻子一看老來好講完，趕快叫會寫字的先生（鬍子的書記）拿來一本白紙簿，挨着人問幾顆槍，屬於那一種，子彈多少粒，一面登記好，一面派人協同每家的家長去收來，那些徒手的救國軍也來了，馬上每人拿起來一桿，這是多們威風啊，救國軍的大旗，也飄揚在村頭的榆樹上，村長帶着苦笑的吩咐着長工們：

『去找人，殺幾口豬，大家吃一場子，快樂一下，』

這樣一來，村子裏的人，也不害怕了，都來幫忙弄飯，傻子和老來好，叫那些家長

們拖去吃鴉片烟，村長指揮一切，好招待這些救國的好漢。同時這村子裏的光棍們，和那些原先就不大守本分的小地主們，這回都奮起來，情願加入這救國軍裏面，傻子，當然允許了他們的要求，好，好，大家起來，找日本鬼去。

深秋的陽光，斜射在樹葉飄零的道上，這一隊願爲國犧牲的勇士們，踏着荒草斜陽，又回到江密峯上的大本營裏。

寒冷的北風，吹散了秋雲，片片的雪花，掩蓋了江密峯的山林，這四百多個，準備爲國犧牲的健兒們，在宮傻子指揮之下，都很服從地等在待着機會。這時隔江向望的吉林省城裏的叛逆們，接到偵探的報告，知道有救國軍起來了，牠們於是恐惶的不得了。照洽在牠的獸肚皮裏，想了條妙計——派員去說降。

江密峯山上的救國的旗子，被這個雄談善辯的說降員，說的有點動搖了，傻子召集了底下的弟兄們，他立在一顆躺在地下的老樹幹上，向他們說，「你們跟我來的意思，無非是想打日本人，可是現在打日本人的機會還沒到，我們不如先當兵去，我總對得住你們……」

那位雄糾糾的說降員，也立在旁邊聽着，傻子也就不願多說下去了，總只這裏頭有懸謎，是在江密峯山裏幹的朋友都知道，除了說降員。

救國軍的旗子，暫時放下了，熙洽的委任狀很快的發給了，宮傻子的營長是多麼威风啊，駐防額穆縣的蛟河鎮，他這營歸曲團長指揮，傻子大馬金刀的，領着全營的弟兄們，開到了指定的蛟河鎮。那鎮上預先就有一營駐防，營長姓王，這個營長也是很精明的，傻子一到鎮上，王營長很熱烈的歡迎着，熙洽毫不疑惑地，給宮營發來了許多的新槍和充足的子彈，這些簇新的槍，都是瀋陽兵工廠出品！捷克式！今天居然到傻子的手裏，這是多麼痛快啊！但是宮長海當着官，並不覺得開心，弟兄們也是如此的想着，他到蛟河鎮那天，就和王營長杯酒聯歡的應酬着，不久，他們倆由新交一變而爲知己了。有一天，王營長在宮傻子的營部裏，兩個喝着茶，剝着花生米，說着個人過去的光榮，由事業的變遷，一直談到個人的老婆，傻子忽然興奮了許多，因爲聽王營長說老婆的好壞，他說：

「我老婆是于險舟的外甥女，玩當官的把戲我很容易的，何止這麼一個營長呢，」

這話有點衝了王營長的耳朵，心理想你既然是于大頭的親戚，因為什麼做一個小營長呢？這個吹牛式的談話，當然要反駁一下：

『老兄當這個營長作什麼呢，並且把老婆丟的很遠？』

『老王，你不明白我的心啊，現在你酌量一下，我們是什麼東西，憑良心講一句。』
『傻子的話頭，越轉越奇妙了，中間都像很率強的，並且又突兀，但是覺得這問話，裏面彷彿含着很大的力量。王營長一時有點答不上來，可是又應答覆，想了半天，王營長忽然狠了當的說了一句：

『我們現在是亡國奴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傻子聽他這樣說，忽的立起來，瞪大了眼睛望着王營長，恨恨的說：

『老王，我今天老實對你說一句，傻子向來是不承認作亡國奴，我這回投降是假的，是來騙熙洽的槍，好和他們這些賣國賊拚命，你要走露了消息，我傻子也不想活了，痛痛快快的，咱們兩幹一場吧，老王，時候到了，別睡覺了！』

王營長的熱血，被傻子給燃着了，聽完了這一番話，狠狠的和傻子握了握手，嘴裏

說：

『我是情願和你去幹，一切請你吩咐，消息要透露了，我就叫炸彈打死，（這很重要的誓言，無論當兵的或是鬍子，都是適用的）。』

『好了，老王你去準備一下，今天晚十二點鐘，聽槍響爲號，就往外拉，但是行動要聽我的命令。』

在一個陰暗無光的夜裏，滿天的小星，露着眼似的，望着潛伏在這蛟河鎮的救國軍，傻子的弟兄們，知道從黑暗裏又向光明了，王營長的五百多名兵，也在那裏靜靜的聽着。這時鎮裏的一切都沉沉入睡了，有許多人正在作着美麗的夢。忽然砰的一聲，一顆尖而小的子彈，從烏黑的鎗口裏逃出來，向黑空裏飛去，畫破了靜止的夜的天空。時候到了，這千餘名的勇士，都靜悄悄的步出了蛟河鎮，救國軍的大旗，倦伏了幾天，到今天又飛揚了，

六、恐怖的槍聲

這恐怖的鎗聲，驚醒了許多人的好夢，李警察長是頭一個聽見，這可怕的響聲，

他正躺在烟燈旁邊出神，在肚皮裏打算今後當警察長的辦法，趁這個時候，應當到省城去一踏，託託人，花上幾個運動費，想法弄個局長當當，總比這個警察長油水多，心裏胡思亂想，眼皮不覺向一起合攏，忽然外面就響了這麼一槍，接着在靜靜的街道裏，有不規則的脚步聲，狗也在一聲聲叫着，他覺得有些不對勁，趕快喊那正在火爐旁打瞌睡的張小禿，小禿聽警察長叫他到外面去張望張望，他雖然胆子小，但也不敢不去，於是他溜溜的靠在了樹條編成大門上，睜大了眼睛，拚命的看出去。

這門前正臨着一條官道，傻子的一二兩連，恰好由這條道向外走，弟兄們走到李區長門前時，隊裏忽然有一個人說：

「這是李警察長家，這王八羔子才不是人呢，我們應當進去把他彈了，（打死的意思）」，這個人說完，接着又有一個人說：

「留着他的狗命吧，慢慢總有那一天，何況今天營長吩咐我們，不要騷擾老百姓，保全名譽要緊，」

大家兄弟都不響了，仍然向前走着，軟靴底踏着凍僵了的雪地，發出來吱吱的聲音

，好像奏着雄壯淒涼的行進曲似的，這時小禿聽的清清楚楚，同時眼睛看着這些黑影閃動的走去，他像老鼠似的，很輕快的鑽進警察長的房間裏，立在警察長的脚跟前，嘴裏又訴說着，手裏又在作着樣子，一時把烟癮過足了警察長，弄的不知所以，結果費了半天勁，纔弄明白，警察長登時臉也嚇白了，更加上半時臉也不大黑，今天這樣一來，一點血色都沒有了，心在腔子裏也跳着旋風舞，一時大有哭笑不得的樣子，還是小禿子聰明，一句話把他提醒了，

『警察長，你上去電話局，給熙洽省長打電話去，』

這要錢又要命的李警察長，聽小禿子這樣說，心裏似乎光明了許多，但是到電話局去，在這深夜裏，尤其是街上佈滿了叛兵的時候，怎能去得呢，想了半天，又怕耽誤了報告，熙洽怪下罪來，那麼吃不了，可得兜着走，他進退兩難的醜態，給小禿子看破了，於是又說，

『警察長這時去打電話不要緊，因為宮僂子的變兵大概都出去了，路上我敢擔保，決沒有事的』

警察長睜了一聲，咬咬牙齒，彷彿在那裏用力量，又低頭尋思了半天，死囚挨工夫一樣，終於領着小禿子，腰裏又插上他那顆老牌的盒子砲，真像個打手似的，出了房門，輕輕的搬開那兩扇樹條的大門，頭深深地縮在脖腔子裏，半夜的北風，越吹越有勁，沉醉在鴉片烟膏裏的警察長，真有點喫不清。

這時鎮上的窮光棍，都有點知道了，打算趁機發點洋財，所以三五成羣的，在牆角街頭躑躅着，真要自己幹吧，手裏沒有傢伙，到誰家也是走不通，這些光棍一團火熱發財的心，很快的被北風給吹涼了，抱着肩膀還在胡思呢，警察長領着小禿子，轉了兩個灣子，就發見了這些光棍，他們知道是警察長大人，趕快的大家聯合一致的向警察長拍馬，警察長一時也應酬他們幾句，在路上那有名的光棍鄭二虎，告訴警察長說：

『王營長也拉出去了，』這警察長一聽，真有點納悶，營長都不想幹，情願當鬍子，奇怪極了，我警察長無論如何是幹到底的。』

蛟河鎮的電話局，規模是小的很，警察長在這黑夜裏，吵進了局子，後面又跟些光棍，一時把局長楞住了，還是警察長打着官腔的說：

「武局長你快一點，向省城打電話，我們鎮上的兩營兵叛了，趕快叫熙長官發救兵，誤了我可不管。」

武局長那敢停一停，自己親手來接線，這時小局子裏的職員都醒了，街上的人也多了，都來打聽真相，李警察長向他們一五一十的數說着，省城的夜色，也都是被包圍在寒冷的北風理，熙洽正在軟軟的床裏，剛台上疲倦的眼睛，叫他那又嫩又白的小太太推醒，說是外面有當差的報告緊要事情，他於是一翻身坐起來，聽門外的隨從副官說：

「不好了，蛟河鎮宮傻子和王難先，兩營兵叛了，剛纔鎮上李警察長打長途電話來，據說叛兵走的還不遠。」

熙洽聽完眉頭一皺，趕快下床，給日本司令部打電話，在電話裏計議好，由日本司令部派兩連步兵，協同逆軍的警備隊一團，火速出動向蛟河鎮，繳叛兵的械，這樣命令一下，省城的空氣緊張了，熙洽的心裏好像澆了一盆滾熱的水似的。

七、蛟河鎮上

淡淡的太陽光輝，照在人心惶惶的蛟河鎮上時，宮長海和王難先的煎頭部隊，已經

離開鎮上有三十幾里路了，這時在吉林省城開出來的日本兵，和警備團，最先頭的騎兵尖兵。很快的把鎮裏面搜索完畢，確實知道鎮上，已經沒有叛兵的蹤跡了，後面的輕砲兵和重機關鎗隊，也陸續的進了蛟河鎮，方方的太陽旗，在鎮上飄揚着。

熙洽警備團，步着日本兵後塵，也開進鎮裏來，警察李分局長哈巴兒狗似的，替日本兵預備茶水和給養，那個日本軍官阿德三少佐，和蘇團長，兩個人商議追擊的方略，一面召集鎮上的商民，都自行武裝起來，預備做殘殺愛國同胞工作。這時潛伏在鎮上的宮傻子正在大路上，接到這個消息，和王營長一計較，事情就決定了，在一個山坡下傻子氣憤憤的對着弟兄們說：

『今天打東洋鬼的時候到了，弟兄們願意吧！有怕死的趕快滾蛋』那一個也不怕死，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願栽跟頭呢？老來好只樂的說不出話來，小弟兄們更不用說，但是怎樣打法到摸不清楚，只好聽着命令吧。

這時太陽已轉向正南，傻子下命令，立刻佔據了幾個較大的村子，看了地形，派了兩連作前哨，老百姓趕快給燒飯，弟兄們都在整理自己的槍枝，王營長又來個簡單的閱

兵式，他們這千餘名的救國軍，盤據在這暫時防區裏，一時鬧的形勢十分嚴重，老百姓以為後面的日本兵追來了，他們心裏想這場惡鬥是免不了，於是都心慌起來，年青的婦女，嚇的東藏西躲，老太婆也拄着拐杖逃。傻子眼睛看這種張惶的情形，心裏倒很難過，但又不好和他們說明白恐怕消息洩露，事情失敗，只好隨他們逃去。蛟河鎮上的道軍，派了不少騎兵尖兵，都叫救國軍給扣留了，弄的一點消息都不知道。日本獸官也有點搔頭，眼看太陽要沒落了，進的的道路又不熟悉，傻子的鬼計，是有人曉得的就怕能去不能回，蘇團長也在躊躇着，前方的探子也不回來，到底傻子逃出有多遠，結果，商議了一條計策，今天休息明日再說。於是逆軍的行動自由了，到處找女人的獸兵，在這小小的蛟河鎮上，那裏有賣淫的女人呢，弄的李分局長，頭昏腦暈，僻巷窮街上的婦女也就倒了霉了。商會供俸祖宗似的，殺牛宰雞，聽說是犒賞三軍，阿德少佐灌了不少自己帶的酒，什麼事情也就糊塗了，蘇團長更不用說，早早的去和李分局長，在那王大禰檔的家裏，喝花酒去了。鴉片烟嗎啡鬼的小丘八，除了站步哨的以外，也是各自尋樂去，這小小的蛟河鎮上，平添了這一千五六百名的兵，真熱鬧不少。各家商店的東西，在

這一天裏是生意興隆，可是物品去很多，錢沒有見回來，胆小像老鼠似的買賣人，他們只有瞪大了一對綠豆般的眼睛，望着那般兵爸爸。

車輪般的太陽，轉到西山的背後了，一層黑色的網，慢騰騰的把蛟河鎮蓋上了，郊外的雪光，反映在日本獸兵的鋼帽上，遠處的山影都在夜色裏消逝。在往日鎮上的人們，在這時已經入睡了，今天可異樣了，喝酒嘈雜的聲音混合着鴉片烟的香味滿佈在這個鎮的空氣裏，夜幕到處是撒着黑色的恐怖。在那救國軍暫時領域上，也同樣的展開了，黑一塊白一塊的山色；滿佈着救國軍的英雄，這靜肅的大地；只微微發出來一種輕快的脚步聲音，傻子歡迎這夜幕的降臨，一切的一切的威權都在夜幕裏顯現。三個縱隊，用着急行軍的速度，向蛟河鎮猛虎攫食似的撲去，右縱隊是老來好這個老頭兒領着，左縱隊是王營長，中縱隊當然是宮長海了，一千多名健兒，劃分爲這三個縱隊，在很穩定的攻擊計劃裏，是決心前進了。救國軍的大旗，在黑空裏顯示着，勇往前進的氣概，傻子爲國犧牲的熱血，愈燃燒愈熱烈了，前進，前進，弟兄們雄壯的脚步，是向逆軍的防線前進了。

冷颼颼的北風，從漫野裏刮起，一直吹到鎮上去，蹲伏在街頭上的哨兵，狼一般的注視着敵方，沉醉在快樂神懷抱裏的丘八們，忘記了時光的疾流，和那恐怖的血光刀影。蘇團長死狗似的，包圍着那盞半暗半明的烟燈，李分局長頭枕在王大褲襠的大腿上，那褲襠裏發出來的氣味，給他解了不少的酒，她那種扭捏的樣子，蘇團長真有點肉麻，小禿在旁邊侍奉着一面又偷偷的暗笑，心裏想，大褲襠今天有這樣的福氣，我小禿真是意想不到的。

阿德少佐，醉熏熏的躺在商會會長的坑上，呆滯的眼皮，還在作着驕傲的怪笑，示給那毫無心肝的會長看，生成帶着幾分奴性的買賣人，窈窕似的再招待那些爛醉如泥的日本兵。

這時夜色越發的濃厚了，蛟河鎮街上暗影裏，潛伏着不少救國軍的便衣隊，引火的東西，和那黑烏烏的槍口，都在對準了獸兵的胸膛，只等待郊外的槍聲，就好爆發了。

八、打的小鬼子屁滾尿流

清脆而尖銳的槍聲，驀然從暗黑的郊外響起來，這彷彿是天地的末日到了，小小的

蛟河鎮，立刻就被恐佈的陰影給包圍了，熊熊的火光，在黑空裏搖幌着，救國軍的便衣隊，發狂了似的到處衝鋒，槍聲和烈火打成一片，搖撼了一切靜止的東西，蹲伏在雪地裏的日本哨兵，沒等看清楚前方蠢動的黑影是什麼，無情的鉛丸，已經飛在用鋼帽保險的頭上，接着魔鬼似的英雄們飛躍了，救國軍的三縱隊，在一種復仇的狀態下，蛟河鎮裏的一切，簡直是都染上了一層死滅的灰色。

復仇的鐵鞭，高高的揚起在獸軍們的頭上，關東的健兒，都露出猙獰的惡面，這時鏗裏的夜氣，已經蕩漾着血腥，阿德三山少佐在甜蜜的夢境裏驚醒，那滿含醉意的面孔，被子彈的呼聲，早已嚇退了，他在這樣緊張的環境裏，用過去作戰的經驗，想用鎮定來征服着現實，所以外衛兵踉蹌進來報告的時候，他早就下了一道誓死抵抗的命令，但是這道命令，竟沒有收到若何的效力，他有點吃驚了，等到三八式的輕機關槍，嗶嗶：：的在他門前響起來，他越發忘記了臨陣不驚的態度，兩隻牛皮靴子剛穿在腳上，救國軍的子彈不留情的飛進來了，這是多麼的可怕啊！

恐佈濃厚的黑空裏，子彈像穿梭似的，織着流血復仇的網，蘇團長剛從懷抱裏把王

大褲襠推出去，頭一聲的槍響，也就在這渾身覺着麻酥酥的時候，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東洋兵保險的裏，還怕什麼呢？再響了幾鎗有什麼要緊呢？正作着將來升官發財的好夢，天塌地陷也不去管了，但是她可有點害怕了，一翻身又滾到蘇團長的懷裏了。

李分局長在坑上聽到鎗聲像水沸了似的時候，慘叫哀呼的喊殺聲，整個的壓住了一切，李分局長和蘇團長纔有點感覺寒抖起來，纔商量起善後的辦法，鎗聲響的越劇烈，他們顫抖的也越發利害，只到流彈穿進屋裏的時候，蘇團長已經兩腿軟癱在屋地下，他這時叫馬弁的聲音也不似往日那樣的雄壯了，似乎有些暗啞，又帶着乞憐的音波，李分局長的八禿，也叫不應了，大褲襠早一聲不響的鑽到鍋腔子裏去，外面的殺聲，似乎比機關槍的放列聲，還來得雄壯些，一團團的火光，照得滿屋通亮，蘇團長有點埋怨李分局長幹的好事，不叫弄王大褲襠這個騷娘們也不致於脫離了軍隊，馬弁也不致嚇的逃走，現在弄的進退都失了自由，他一面害怕，一面又嘴裏嚙着埋怨李分局長。

饅子很迅速地，指揮着三個縱隊，都躍進了蛟河鎮，街口道旁的日兵，好像秋風掃落葉似的，不大工夫，都給消滅了，他們這千餘名好漢，踏着敵人的血跡，摧毀了一切

，連珠密雨般的盒子砲的彈丸，在小街裏狂舞，那些從睡夢跳起來的人，眼睛還沒有睜開，鎗彈已洞穿胸膛，雖然他們教育是如何的好，但在這刻不容緩的時光裏，還有什麼辦法呢，勉強搖着那些沒有弄清楚目標的機關槍壯着幾個人的胆子，不料救國軍的子彈又從背後密雨般的飛過來，他們放槍壯胆的機關槍在這樣的壓迫下，就放不響了。

『不願做亡國奴的大同胞們，快掉過槍頭打日本鬼吧。』

『……………』
『……………打日本鬼……………』。

救國軍的口號在喊殺聲裏飄蕩着，有熱血有良心的人們覺悟了，警備團的勢力分化了，獸軍的頭上，馬上又加了一層倒戈反正的敵人，逆軍的陣線，一點鐘點縮小了，救國軍的鐵鞭，由東南西北的方向，是慢慢的合攏來，老來好的陣線被突圍的敵軍（約半連）給衝破了一段，他們挾着太陽旗逃了，剩了的大部分，都在血泊裏掙扎着。

那個少佐領着幾個衛兵，被子彈壓迫在一個小土院牆裏，死狗似的伏在地下，只有那艇輕機關槍掩護防禦着，眼看着這個小土院落是變成了一個將沒落的堡壘，在這精忠

報國的少壯保護下搖蕩着；這時鎮裏的火勢，已經很清楚的能指點出來，一共有多少堆，救國軍的陣線，也越發的分明了，胆小的商民，都靜悄悄的爬伏在能避槍砲的土牆角下，商會長他從他老婆的被窩裏鑽出來，沒等爬到敵兵住宿的屋子裏，兩顆流彈已經光顧了他，躺在雪地裏，流着恥辱的鮮紅的血。

這時敵軍的抵抗方式，都變成了各個的小堡壘式，陣陣的機關槍聲，好像預卜他們迴光返照的命運，咚咚咚……轟轟……砰砰砰……這些小輕砲也在土屋裏射擊了。一顆顆的彈丸的爆炸，增加了不少戰場上應有的慌怖，夜色和冷風激蕩着戰士的雄心，敵軍固守在這小小的堡壘，他們用槍聲號音來聯絡着，互向激勵着，抵抗！抵抗！

傻子整個的進攻指揮，由凌亂而複雜，一點點的統一了，弟兄們踏着死屍，好像都在伸着一隻鐵臂似的向敵軍堡壘擁抱，猛烈的喊殺聲一陣陣的加大，怒潮激岸似的，向前推着雙方的槍火弛緩而緊張地給戰神奏着交響曲。

經過了幾度猛烈的衝殺這個小小的陣壘，總算被傻子攻破了，小鬼子們除了死的以外，都像兔子似跑走了，槍砲子彈拋下不少，自然給弟兄們增加了不少的實力。從此，他們

的勢力一天天的雄厚，他們殺敵的氣焰，也一天天燃燒起來，宮長海將軍的英名，也傳播到無人不曉。

馮占海抗日記事

身世略歷

馮字壽山，年三十四歲，遼寧頗縣人，家資富有，曾受中等教育，性慷慨，因慕班超傅介子之爲人，乃於民七投入陸軍第二十七師充差，嗣由張作相選送東北講武堂，畢業後，歷充該師排長，連長，民十三張作相督吉。乃以督辦公署承啓官兼充衛隊營長，民十七升任衛隊團長，輕財好義，軍民相安，以是極得張氏信任。

抗日緣起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北犯，叛逆熙洽及其黨羽，均主全體迎降，獨馮激於義憤，淡不爲然，祇以勢力軍弱，不能明示反對，故於日軍開到之日，馮即率部整裝開赴五常街之山河屯，臨行之際，並密將軍械庫所存槍械子彈，擇優儘量運載，馮部原屬衛隊，人數充實，軍械尤較他部精良，今又將庫存械彈運走甚多，故雖名爲一團，實則與一旅相似，馮軍開抵山河屯後，聞宮長海姚秉乾已在舒蘭組織救國軍，乃親往連絡，宮姚兩司令慕其豪俠，因即開城相見，甘願聽其指導，是爲馮宮姚三人結合之始，馮任衛隊團長時，慷慨好義，交遊甚廣，吉林各縣之公安局長

率警由鄉團來投者，接踵而至，復以勸導方法，收取民間槍械甚多。故其抗日實力日益雄厚，是時吉林偽政府已告成立，熙洽自任長官，郭恩林任軍令廳長，遂相繼編練所謂新吉軍，劉寶麟任警備第一旅長，李文炳任第二旅長，馬錫麟任第三旅長，軍械悉由日本供給，每旅有日人監視部隊一小隊，每隊人數約合我國一排之數，日本在吉林任指揮之天野旅團長，聞知宮姚已組織救國軍，聲勢浩大，乃派平境所指揮之聯隊赴舒蘭往擊，日軍在蛟河下車時，馮氏即約同宮姚兩司令，取三面圍攻形勢，日軍被困核心，一籌莫展，是役奪獲日軍槍械三百枝，子彈八萬粒，日軍死傷甚衆，狼狽逃歸吉林，是爲馮軍實行抗日之始，此後大小數十戰，馮氏歷盡艱苦，氣不爲之稍餒。

舒榆之役

蛟河戰後，日軍受創回吉，僞長官熙洽鑒於救國軍勢力之日趨擴大，乃於去歲十月間，遣人誘說失意軍閥于大頭（深澗）赴吉，使組織所謂剿匪軍，（指我堂堂救國軍爲匪）于爲總司令，而以馬逆錫麟爲之副，熙逆一面求日軍出兵援助，一面派于馬兩逆速向舒蘭榆樹進發，駐榆樹之舊吉軍第十旅旅長張作舟，與馮採一致行動，宮姚兩司令亦因連絡關係，率部退至舒蘭境內之水曲柳崗，叛逆總

部設在舒蘭前方天德盛，馮部及張作舟旅與敵對峙，敵欲先攻弱點，乃以劉逆寶麟一旅任前方，馬逆錫麟一旅向水曲柳崗前進，十一月四日，第十旅防線土橋子方面，遂與逆部發生激戰。宮姚二部，亦與接觸，日軍派機四架，在五常榆樹水曲柳崗之間肆力轟炸，重要村落，無一倖免，其最慘者，土橋子東大屯村劉姓家，（係富戶）因院牆完整，村民多逃往避難，婦孺三百餘口，悉被炸死院中，日軍殘暴，可見一斑，救國軍各部與逆軍相持七晝夜，雙方屢進屢退，互有死傷，不圖第十旅團長楊秉藻（聞爲于逆深激之甥）竟於此時倒戈，包圍旅部旅長張作舟牽住肘腋，僅免於難，抗日戰事遭此鉅創，遂不得不放棄榆樹，而退駐五常阿城一帶，其倒戈降逆之團長楊秉藻，則被于逆深激委爲旅長，是役也，救國軍功敗垂成，楊某之倒戈降逆，實其要因。

襲取哈埠

吉林省政府已移設賓縣後，代理主席誠久聆馮報告抗日情形，遂決定重整旗鼓，準備收復失土，當改委馮爲警備旅長，宮長海，姚秉乾，趙維斌三部，編爲三旅，而以宮等三人分任旅長，駐軍於賓縣阿城之間，因聞于逆深激行將進占哈埠，乃招集高級將領，討論先發制人襲取哈埠之計，當經決定，所有

各部，悉聽馮氏指揮，二月二日夜半，馮遂派兵兩團乘載重汽車分三路向哈埠推進，第一路進占泰家崗，第二路進向十七道街直衝西門臉，第三路取松花江碼頭，馬家船口之對岸，翌晨七時左右即分將各要隘及道外完全占領，馮在哈設司令部於東興旅社，鎮守使李杜，亦派馮憲章協同作戰，原擬乘其不備，在哈將于逆擒獲，不圖于已於先一日離哈，致派往圍襲于宅便衣隊，竟無所獲，然爲公安局長湯武涉，水上公安局長劉寶源及其他熙洽所委之僞官吏，則相與亡魂死魄，而不得不狼狽出走，哈埠形勢，頓爲一變，依關鎮守使李杜，東路護路軍司令丁超，乃出組政治委員會，丁任主席，並組織自衛救國軍，公推李杜爲總司令，而以馮爲之副，部署甫定，於是分兵兩路，一路沿哈長線前進，以警務處長王之佑任指揮，一路由馮占海率部經五常榆樹舒蘭直搗吉林省城，于逆深激聞訊，飛報日軍求援，日軍大批飛機乃於兩路準備出發之際，凌空到哈，肆力轟炸，于逆以逆軍三旅，進迫顧鄉屯上號之線，日軍援隊，復抵雙城，四日夜與馮部相值於三顆槐上號方面，遂即發生激戰，日軍在野炮五十門，飛機二十架，陸空掩護之下，直逼哈埠，馮率部立於三顆槐之最前方，拚死抵抗，卒以顧鄉屯前線爲日軍唐克車衝破，

遂不得不引軍後退，時丁超李杜，行蹤不明，故自衛軍皆隨進退至方正，嗣知丁李已至巴彥，乃電請其迅速方正，共議繼續抵禦之策，是救國軍占據哈埠三日，抗日各部，始有自衛救國軍之整個組織，雖因形格勢禁復退出而賓縣省政府亦於此時結束，然抗日勢力，竟因此團結一致，實爲我自衛軍拚命抗日最值紀載之一頁，而馮之堅苦卓絕，不斤斤於目前之榮利，其苦心孤詣，尤爲不可沒也。

方正大戰

丁逆深激進佔哈埠後，僞政府委爲東路護路軍總司令，于正躊躇滿志，不圖本莊繁之無情鞭策，又加諸其身，蓋日閥鑒於自衛軍在方正集中，聲勢浩大，故乘四月間松江解凍之際，以危詞迫令于逆向方正進擊，意在利用國人之自相慘殺，將所有舊吉軍一舉肅清，于逆此時，進退失據，奉命維謹，即分兵三路，右路自松花江進發，內載日軍及少數逆軍約共三千人之譜，直撲方正，左路沿哈綏線前進，以劉寶麟爲指揮，中路則爲于逆本人及日本平賀支隊，並有飛機二十五架，野砲四十一門，加入作戰，馮占海聞訊，當面李丁請示，遂被委爲前敵總指揮，統率各部分途抵禦，丁李則退至依蘭，布置後方事務，此時抗日軍事，完全由馮負責，四月二

十八日起，雙方在方正，夾信子，南天門等處開始衝突，馮以游擊方法，誘敵至螞蟻河之線，潛派宮旅蔡營繞道至敵人後方賓縣之高力帽子，劫取其彈藥及大部軍需品，賴士卒用命，卒將逆軍看守士兵及日本准尉三員悉數擊斃，劫獲其大槍子彈六十萬粒，野戰彈一千四百發，迫擊砲八門，砲彈四千發，械彈既足，士氣大振，五月一日乃開始正面衝突，敵空陸并進，戰鬥異常激烈，馮部沉着應戰，尙無損失，左翼楊支隊長樹藩，在夾信子與楊逆秉藻相持，因欲生擒楊逆，親率弁兵向楊逆所居院內猛衝竟爲手榴彈擊中胸部，自牆上墜地身死，馮聞報痛哭欲絕，時書楊樹藩三字以自策勵，是日下午三時，乃將會恆攻下，逆旅長楊秉藻腿部中彈，逆營長張秀峯被擒，翌日，各路捷報，逆中路前方指揮李文炳，逆旅長劉寶麟，楊秉藻棄隊潛逃，所部三旅悉被宮長海部包圍繳械，并擒日兵三百，日軍衛生材料車及多數傷兵悉棄於方正迤西之筒子溝，殘部退賓縣，是役前方陣亡官兵三百七十，僞省府自熙洽以下，全體震怖，而馮部抗日實力，至此遂倍加雄厚，而爲今日吉林自衛之重心矣。

再襲吉哈

馮部大捷之後，吉林警務處長王之佑抵方正，與馮共議分襲吉林哈爾濱計劃，時于逆等將領狼狽逃哈，飽受日軍訕笑，而馬占山攻

哈消息哄傳一時，日軍腹背受敵，疲於奔命，乃嗾使僞省府派孫其昌，張明濬、脚命赴延壽乞和，願與自衛軍劃定駐區，互不侵犯，馮表示（漢賊不兩立），國土不復，無和可言，卒以孫張兩逆力請，王之佑礙於情面，乃願以私人資格，隨同赴哈，日方至此，乃將王之佑軟禁，并盛稱和議經過如何順利，冀以淆惑觀聽，適旅長陳德才受日人利誘，認賊作父，遽爾倒戈，馮因變生肘腋，不得已退兵依蘭，向丁（超）李（杜）請示今後抗日計劃，時江省之通鎮，已爲日軍占領，該縣商農兩會長胡壽亭等均遭慘殺，日軍復逐日派飛機盤旋依蘭上空，偵視行動，馮因整理內部，連絡各方，故未出而應戰，此時李海青忽舉義旗，將農安縣城占領，哈長線之陶賴昭站，亦被同時克復，而馬占山攻哈部隊，步步前進，距哈僅成一江之隔，呼倫貝爾蘇炳文亦宣言就任救國司令，日方無暇兼顧，遂不得不將各路日軍退至哈埠集中，馮見時機已至，乃與李杜商定進攻哈埠之計，人民聞訊，自捐糧食充餉者甚衆，於是率兵，協同楊質彬所部第五旅爲左路，經延壽，珠河，進迫阿城，馮率所部爲右路，經方正屬之大羅勒蜜，方正縣城，筒子溝，高力帽子向賓縣前進，依蘭設戒嚴司令部，又派馬憲章旅進佔穆稜境內之榆樹鎮，防止牡丹，松

花兩江之日軍北進，李杜在後方布置，丁超則於此時攜眷赴樺川，馮率部出發後，旋將方正克復，遂招大刀隊四千名，加緊訓練，進取賓縣，先鋒爲宮旅之于團，而以新編之大刀隊爲前導，卒於深夜攻入賓縣城，敵方砲火密集，而大刀隊毫不知畏，以是日人對之有「鐵孩子」之目，謂其不需餉給，而堅強猛烈也，是役敵前方指揮，辛青山及營長團副各一，俱被馮部擒獲，現在獄中羈押，左路第五旅旅長楊質彬亦將阿城克復，擒偽縣長魏福錫，公安局長徐成安。

現有實力

據某君言，馮現有現力，爲騎兵五個旅步兵四個旅，砲兵一個團，連同大刀隊四千名，計官兵七萬餘，有槍五萬七千枝，每槍一枝，平均子彈一百六十發，其槍彈除原有及取自民間者外，皆爲歷次苦戰，所獲之戰利品，馮現駐軍賓縣，阿城，方正各縣，以實力論，在今日東北抗日各個集團中，實不多觀，祇以缺乏通信設備，故作戰時常失連絡，致誤戎機，誠爲可惜，東北戰軍，皆坐此弊，不過以馮部實力之雄厚，敵愾心之盛旺，則尤覺可驚。

東北國民救國軍指揮總監

朱霽青先生及其他

幾日來，東北抗日風雲，忽而緊張起來，在每天的報紙上，都可以看見一些值得慶祝的消息，今天攻長春，明天佔瀋陽，這些消息雖然不見得都完全可靠，然而總可以證明我們的抗日軍事，尤其遼東遼西一帶是佔着優勢吧。這種成績，恐怕誰都要歸功於朱霽青先生了。

朱先生的出身履歷和過去的一切，大概誰都知道，不用我再來介紹，在這裏，我要說的是關於九一八以後朱先生的抗日救國的事蹟。

朱氏自客歲九一八事變後，熟察日本國情與國際大勢，認爲非以自身之力量，不足以挽救危亡。有守土重責之張口口，則志在苟安，坐擁大兵數十萬，不思收復失地，且與暴日謀妥協，對於出關抗日者，漠然視之。朱氏蒿目時艱，憂心如焚，而東北民衆，

懋祈出任艱巨者，復紛至沓來，爰在天津秘密糾各同志籌劃辦法，同時由私人舉債分別派遣負責人員出關切實聯絡。各地愛國民衆組織「東北國民救國軍」其所派遣之此項人員先後共達六十餘名，均能不避艱險，刻苦工作，朱氏乃自任「東北國民救國軍指揮總監」之職。及至前方佈置就緒，乃於四月十一日深夜在危疑震撼之中，毅然離津東去，越昌黎撫寧朝陽綏中興城，徒步前進，日行百里，不以爲苦。有時且親至遼寧境內檢閱部隊，地方人士，見其冒險之精神與夫犧牲之決心，感佩之餘，竟至泣下。日軍探悉朱氏出關，頓形恐慌，一方面在錦縣連山一帶大拉民伕，構築防禦戰壕，一方面以飛機擲彈迫擊，並散發傳單懸賞緝拿。隨行諸人中有勸其暫避安全地帶，以免遭不測者，朱氏則婉詞拒絕，奮鬥如故。迨後以救國軍中子彈糧餉缺乏，乃毅然進關，奔波京滬，向各界呼籲捐助。各界人士，激於朱氏救國熱誠，均願傾家相助。不閱月，而捐得款項子彈甚多。泊乎最近朱氏已深入東北腹地，指揮部隊，抗敵聲勢之日振，實卽與此有關也。茲將「東北國民救國軍」組織系統及信條與實力等等，分別述之于後。

一、東北國民救國軍之組織系統表

指揮總監(部) 各路總指揮(部)

支隊——前方作戰部隊
別動隊——擾亂敵人防地
保安隊——保衛地方

每路軍或獨立支隊獨立師均由總監部派政治特派員軍事特派員各一名代表

總部監督之責。

支隊以下爲師團營連。

指揮總監部及各路總指揮部均設軍事政治財政保安各委員會，爲設計及諮詢機關。

各路總指揮負有指導各該軍區民兩政之責。

二、東北國民救國軍之信錄

一，抵抗暴日。二，否認偽國。三，保衛地方——以前之義勇軍，因措置失當，往往不免擾及地方，致造成民族自身之仇恨。國民救國軍則到處盡力維持秩序，以保衛住民，深得地方之諒解與贊助。四，扶植民治——收

民族之光

復一地，即扶助人民實行地方自治，以培植民治基礎，期予掃蕩倭寇之中人樹立民主制度，而永絕多患之再來，（製定施行自治條例及辦法多種）。

三、東北國民救國軍之實力

迄五月十五日爲止，共組織成立五路軍及兩個獨立支隊，九個獨立師並騎兵獨立團及教導團等各若干，茲略分列如左：

一、遼西方面約七萬人

第一路軍在新民，黑山，法庫，盤山，台安，牛莊一帶活動。

第二路軍在彰武康平一帶活動，

第三路在〇〇一帶潛伏（軍密以〇〇代下仿此）。

第四路軍一部份至〇〇潛伏一部在義縣北鎮縣一帶活動。

獨立第一二兩師在開魯通遼之處活動。

獨立第三師在凌南綏中興城之處活動。

獨立第四師在凌南錦西錦縣之處活動。

二、遼東方面約三萬人

獨立第一支隊在柳金川，海龍輝南一帶活動。

獨立第二支隊在瀋陽遼陽一帶活動，

獨立第五，六，七，九，各師在莊河，風城，油岩，安東，綏中，撫順，

一帶分別活動

獨立第八師在義縣活動。

遼東遼西各部隊主要統率者姓名：遼西——金子明高振鵬（稱梯子）老北風
干鳴鐘寶恩薄劉春起（諒山）李沐唐（南陽）王震李榮廷范復忱劉振東劉蔭軒
姚蔭廷三勝蕭毓生李賜如張香廷李東華張萬義李海峯鄭鐵梅王泉一李巨川
王亞民王瑞五劉祥閣劉克儉鍾子臣高朗堃李麟閣趙承權孫介夫。此外佔有
遼寧東邊通化，臨江，長白，輯安，桓安，撫松，安圖等縣之唐聚五部亦
係朱氏派同志王○○任○○等指導創辦惟情勢特殊其組織尙未能一致俟到相
當時機自可統一。

三、吉黑方面約四萬五千人

王德林部——東北國民救國軍東路總指揮部——王向在吉東一帶盤據。當民國二年，朱氏以革命失敗，逃之吉林穆稜縣開墾，欲效顧亭林故事，存蓄餉糈，招納賢豪待機舉事。王自彼時即與朱結識，時相過從，從朱告以革命意義，王極感動。朱氏奉總理之命，在山東興討袁之師，王亦在吉林高揭義旗，遙爲策應，其對朱氏感情之佳，信仰之深，由此可見。自九一八事變後，王在吉林本部抗日，其初部隊不足五百人，後竟擴充至三萬餘人（中有一萬人爲營本部隊紀律甚佳），由朱氏委以『東北國民救國軍東路總指揮名義』，王於最近特派代表梁君入關，請朱氏逕赴吉林主指，至則朱氏已出發關外矣。

韋世民部 韋向在賓縣等處作民衆運動。九一八事發起，韋即連絡各同志，組織『中國國民救國團』。當時以雙城賓縣兩處民團爲基本，以附近義勇軍作別動隊日軍攻哈爾濱時，雙城適當其衝，指揮關耀洲殉難，遂將總

部移回賓縣。同時復接受朱霽青氏命令，改組爲東北國民救國軍，遂擴充連合。計先後連合木蘭遭河東興鳳山呼蘭綏化等處，民國連莊會五千餘人，復收容附近義軍三千餘人，總計已有八九千人。此外在四處潛伏待機發動者復有五千餘人，惟地處反動勢力包圍之中，動作殊難。前者有負責人劉鵬九帶田銘秀田銘書兄弟二人應行，被僞軍捕獲，刑逼口供，竟予槍決，此部久經訓練，對於救國工作認識殊爲清楚。此外有李海清及其他各部，李在吳俊升督江省時，即在肇東充當營長，馬占山抗日時，命招募義勇軍。嗣因馬變更方略，所部無歸，因自由擴大計，經肇東肇州南至扶餘農安沿途擴充。近復北上受馬節制，人數已有萬餘人，向有于作堅任芳秋陳德順等共有五千餘人，在敦化以南等處分頭活動，均有朱霽青氏派遣之工作人員從事連絡或組織。

民族英雄王德林

王氏略歷

王德林(初爲王林，並無德字，)山東沂水人也，幼失怙恃，年念餘，家貧無以爲生，乃赴關外謀生，先至吉林東邊一帶，沿中東路哈綏各縣，其時該路附近林木茂盛，王即召集三十餘人往山內伐木爲業。操之四年，因賦性忠實，輕財好義，同伴或友人，有告急者，輒解囊施之，以致勞苦數年，一無積蓄。

某年年終，因事赴東寧縣城，數日未歸，山內同伴，亦因年關休息，有鬚匪六人，至王之窩棚內休息，彼時山內居民及木戶等，皆不敢開罪於鬚匪，因居民稀少，山林稠密，而鬚匪在山內亦不過食宿而已，無他騷擾，故該匪至棚內時，王之同伴，亦隨便與之談論，並玩視其槍機之進退，斯時正帝俄凶焰高張之時，每至年關，皆約會我國警察往山內清查匪類。適屆清查之期，我國警察尙未開到，而俄騎兵四十名先至，六鬚匪聞俄兵來搜之警訊，齊出棚外，伏木堆後，互相射擊，約一小時，因人少不支，均竄去。此時棚內木工三十餘名，因避流彈，均伏木林下，俄兵見槍聲已止，即進棚內，不

分皂白，將工人一一曳出施行槍決，木工不敢抗，然槍斃至第九人時，該木工乃突起將俄兵緊抱不鬆，並操俄語，告以我等非鬻匪，請釋放等語，俄兵不允，正擾攘間，適我國警察聞槍聲開到，念餘騎將木工保放。

憤入山林

王由縣城歸來，悉同夥慘遭戮，悲痛不已，盛怒之下決下山園以雪此恨，當即於是年二月初，赴綏芳河站作小木營生。又三四年，再至海參崴，而帝俄之暴行仍有加無已，我國商民多被殺

害，王睹此，乃聯絡崴埠之工人，集合羣力，時與帝俄之暴兵奮鬥，而俄兵暴行，因此稍斂，然王遂深招俄人之忌。不久，俄官廳即捕王，強誣有通匪濟匪行爲，經我在崴工商羣起保證，而俄兵見王深得人心，其嫉妬之情更深，不允我民衆之請，將王解至長春帝俄領事館，欲置之死地，拘押三月之久，數次刑訊，未得實證，而領事良心難昧，遂釋之，王當出獄時，身著夾衣，徒步回崴埠，時值隆冬，北風吹雪，王勉行至友人家，適友做白麵扁食（餃子），已下鍋中，見王窮困，大加白眼，扁食雖熟，不肯出鍋，恐被王所食，久久開鍋視之，扁食已碎爛如泥，不堪食矣，見之，乃憤然，不食而去。乞

食東行，至綏芬河，經友人贈與舊呢褲一條，著之東行，始至巖埠，而我國之工商同胞，見王生還，均喜出望外以爲天助，踴躍出資爲助。

起而抗俄

由此，王之行動，遂爲俄兵暗中監視，然俄兵之殘殺華人益甚，王乃益憤，暗與同伴商妥購槍十餘枝，於光緒卅年起而抗俄，專殺帝俄沿中東路之商民，對於旅行華僑，重加保護，毫不侵犯。因是王之名乃大噪。及至今吉林東十餘縣之民衆無不知有王德林者，自此以後，中東路之折毀，及劫車案時有所聞，並中東路之帝俄職員，及來往旅行重要人物，常被王殺害，俄兵對王之行動，深爲注意。時有三十名或四十名之隊伍沿路搜查，有時誤入王之埋伏內，全軍盡沒，俄兵乃大憤，調重兵沿路搜剿，但王行動異常敏捷，俄兵出東，王則擾西，俄兵援西，而王又竄東，俄兵大舉進剿，王則隱入山林。後有帝俄之重要職員，被王殺害，俄憤而通知我吉林當局，要求中國設法通緝，吉林當道乃派兵兩營，徧山搜查，約半年之久，毫無功效，而劫車毀路之案並未稍戢。當道因俄質問益急，派重兵，徧山搜剿，經兩月，始斃鬚匪七八名，帶兵官乃揀出一屍，謂王之屍身。

，尋鄉民曾與王會面者數人，令熟視之，問是否爲王，鄉民恐觸該官長之怒，均諾諾稱是，不敢指以爲膺，於是吉林之剿匪軍隊，均意氣洋洋，軍隊返省報告，當經省當道論功行賞，進級提陞該剿匪之官長，此時王之隊伍不但未滅，且日益增多。

素願已償

王部下有孔憲榮者任指揮，分配交際等事務，人極豁達，心性慎密。吳義成者爲礮頭，（即前鋒）勇敢善戰，身先士卒，彈不虛發。此二人爲王之左右手，人數業已二百餘名，吉東各縣，有小

股鬍匪，對中國人有綁票姦淫劫掠行爲者被王林全數剿滅者約十七夥，此亦爲各縣民衆所共知者。而白俄疲於奔命無術應付，乃用柔和手段，託人疏通，甘願供給給養衣服，雙方調解妥協，中東路亦賴之安靜，延吉鎮守使，即乘時遣人說降，王孔吳三人商議，以爲前後十三年，共擊斃白俄萬餘，並其官府已經屈服，素願已償，何以匪爲，乃率隊投誠。經鎮守使編爲第一旅步兵第一團第三營，因王林三人，已經吉林軍隊誣報擊斃，冒功陞級，此時若仍用原名王林，恐與前冒功之軍官有礙，乃加一德字，即爲王德林，軍紀嚴明，對於農商，毫不騷擾，對官不知逢迎，布衣布履，與士卒同甘苦，每

出發，無論冬夏，均徒步。某年吉林軍政要人，派副官長，及副官數人，往吉東購買鴉片，盛之以棺，上書某年月日陣亡之士官，某省縣人，以大車載運，共七口，行至王德林防區，王查戰亡軍官，無此姓名者，知係鴉片，大憤，以軍政要人，竟如此違法，遂將全營調齊，在道堵截，該副官長即指責王德林，胆敢劫軀，不法已極，王不之理，揮隊卒啓棺，均係烟土，遂縛副官等，時吉東鐵路未築，遂用大車，載賊及副官長等，王率弁親送至省，呈吉林督軍署，當局雖面爲嘉勉，由此嫉王益甚。親督本營，在吉東各縣，遊擊鬍匪，前後消滅鬍匪約二十餘股，故鬍匪當時有口號謂『時運卑，逢見王林隊。』可見王營戰鬥之勇，並槍桿之直。（百發百中之意鬍語）

事變以後

九一八事變後，有蓋文華者，糾合同志，在哈爾濱秘密組織收復失地之機關，當派趙某與王某至王德林處遊說，令其反正抗日，王孔等極力贊成，並請示該團長王樹棠，能否加入抗日，

王團長知王德林之性格，即勸勉誓死抗日，決不食言等語。至十二月間，日本即積極測量吉會路線，由敦化縣起，王聞之，憤慨已極，及至王之防區，延吉縣西之哈爾巴嶺，

王先令人秘密調查，日人測繪首領，至哈爾巴嶺，卽卒然登王之守望砲台，經兵士驅出，王聞之，卽指揮開槍射擊，斃其一員，其一急逃，復擊遂斃。卽令孔憲榮連長，率隊包圍，將中國測量員，及保護測量員之隊伍，曉以大義，禁止爲敵工作，僞軍隊皆唯唯，遂釋之，擊斃敵屍，攜有金表及金票四五百元，毫未損失，日人爲之語曰，**王林錢**的不要命的要。至十一月十七日，日本派員至延吉鎮守使，吉輿處交涉，吉輿當電召王德林至省，孔連長亦隨行，吉輿面訊起事原因，孔連長曰，日人行我防區，未見我上官之通令，該日人擅入我砲台測繪，並以日旗數面，插我防區往來指畫，營長因職守所在，加以驅逐，日人不聽，請示命令，時又不及，以是射殺之，盡我職責，吉輿語塞。日員卽反駁王曰，事先已在該處警察掛號，何爲不知，又詢警察，則並無其事，孔連長遂連批日員之頰，日人卽問吉輿，君不見中國武官之蠻橫乎，孔答曰未侵東京，未佔大阪，卽不爲蠻橫，該日人怒向吉輿，而不敢怒王孔也，王孔遂忿忿而去。

至今年一月初旬，國賊熙洽，恐吉會路被王林阻撓，不得進行，乃召王樹棠赴吉林，許以旅長，委王德林爲團長，王樹棠卽受命，遂變初衷，甘心附逆，遂返教化，調全團助

攻哈爾濱，王德林部亦在其列。王佯示感謝提陞厚意，以恐日人挾仇繳械爲詞，請不乘火車，徒步東去。此時反正之志已決，暗派吳義成赴瀋占海處借砲，以便攻擊城堡。而王樹棠百方勸諭，又以敦化工商會作保乘車，決無意外危險，孔連長答，以張大元帥被炸，何人保險，何人償命？王樹棠見王德林志不可搖，乃自率兩營赴吉林，王德林亦率部徒步至額穆縣，五百健兒，決心抗日，內中之胡，闕，遲等三連長，不願反正，適逢延吉梁團長單騎來召，由孔連長計劃，要求延吉北之小城駐防，發給皮衣，按月放餉，梁團長一一允許，遂回歸小城子，駐防二十日，卽將遲胡闕三連長撤換，招集舊時著名之有槍老友，共達千名，孔見上下一心，團體堅固，遂於二月十三日午時，懸青天白日旂，奔敦化，號稱救國軍，左臂佩帶上紅下白之臂章，『救國軍』三字，左書『不怕死』三小字，右書『不擾民』三小字，王爲總指揮，孔爲副指揮，吳爲前敵司令，旌旂東指，誓死敦化，

敦化之役

起義後，日人遂擬出重兵一攻滅之，王則以全力作殊死戰，上下一心前仆後繼，但終以衆寡不敵，器械不精，遂退走東寧，是役斃敵頗衆，日人膽爲之寒，敦化戰後，氏知義軍勇敢可爲，遂密派宣傳員赴鄉村工作。三月得衆二萬餘，槍七千支，軍勢大振，乃於本年二月二十一

日拂曉與日軍戰於黃泥河子，擊落日機二架，敵死傷甚衆。

守南湖頭

王部三月十二日，再與日軍戰於南湖頭，日以飛機，坦克車，機關鎗等并進，取包圍形勢，王軍隱蔽山林中，以步槍還擊，該處地近敦化，山林稠密，飛機坦克車皆失其效用，故日軍屢開槍聲，而未見人影，遂大起恐慌，氏知有隙可乘，乃分兵包圍，結果日寇潰亂，已不成軍，而日方砲手，竟於戰鬥緊急中，將砲位方向顛倒，擊傷日兵數人。

戰東京城

初日軍與丁等交戰於中東沿線屢勝，乃大施狂妄，一舉進據一面坡，再舉而佔寧安縣，後復覬覦東京城，東京城爲寧安西南之重鎮，王部吳義成旅，駐防於此，五月二十二日拂曉，有日軍百餘名來襲，遂爲吳旅大部隊包圍，雙方激戰二十餘小時，日軍乃不敢正視救國軍，而救國軍之名乃振於一時。

再佔敦化

南湖頭東京城戰後，救國軍聲勢大盛，來投者日衆，王乃就原有各團營擴充成旅，分防各地，嚴加訓練，惟日軍屢派大小部隊分隊襲擊，其目的在消滅實力，而結果則反齎王氏以軍械，六月

二十一日，王軍第四旅旅長姚振山，率隊一萬五千人，進攻敦化，日軍二千人負隅死守，終以王軍將士用命，破城而入，敵軍狼狽向西潰退，是役除斃敵五百餘名外，尙將日寇運往敦化修築吉會路與牡丹江鐵橋之器材，全數焚燬，然以彈藥不濟，不敢扼守，仍退回原防。

現有實力

王軍現有實力爲步兵七旅，騎兵二團，砲兵散於各旅，連同機關槍大刀隊等約共三萬五千名，槍與人同，不過子彈每人平均則不過三十粒，鎗彈之來源，除爲歷次苦戰獲得之戰利品，及未投各隊所攜外，其餘則皆來自民間者，可見人民愛國心之一般；王軍之軍部現駐東寧，各旅則分駐於敦化，章安，穆稜，安圖，琿春，汪清等縣，與丁李等均有攻守之聯絡。

女英雄姚瑞芳

姚瑞芳遼甯人，現年二十歲，上海兩江女子中學畢業，材貌出衆，自命不凡，故迄今尙未嫁人。暴日侵佔東北後，姚女士痛國人之被人欺凌，憤不欲生。輒語人曰：「女人也是國民的一份子，爲什麼不能救國」？聞者一笑置之。

某日夜，姚女士忽然失蹤，家人遍訪不得，或以爲被日軍擄去，姚母悲痛欲絕。及至檢點女士臥室衣物，於梳裝台內檢出一函，函云：

親愛的母親！

幾日來，我的心肝簡直要碎了，我不能再在家蟻伏着了，國家到了這步田地，爲什麼還不出去幹一下子呢？救國是全體

國民的責任，我們女子也是國民的一份子，難道就不應當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嗎？

母親！假使你真愛你的女兒的話，你應當爲你的女祝着（最後的勝利）！

別了，祝你老人家保重！

你的女兒留言

姚母閱畢，雖悲不自勝，然事至此，亦屬無可奈何，惟有禱祝上帝，保佑女兒殺敵勝利，早奏凱旋而已！姚女士逃出家門後，當即奔赴各地，聯絡同志，未及半月，乃得女同志二十餘人。由此二十餘女同志作基本隊員，男女兼收，極力擴充。不數月而人數大增，實力頗稱雄厚。與日軍作戰數次，每戰皆捷。七月間錦州之役，

姚女士身先士卒，率別動隊七十名，首達西門，擊斃守門敵軍六名，敵亟閉城，未得闖入，然敵軍已飽嘗厲害矣。由是羣呼姚爲女英雄。

攻錦後，因彈不繼，退守紅螺山。某日，姚女士帶女同志三人，喬裝赴錦偵察，在交大附近遇日軍搜查，姚等開槍斃二敵而退，勇哉！勇哉！時人有詩贊曰：

鐵馬秋風花木蘭，

拔弧殺賊賊心寒！

中原多少奇男子，

祇解悲歌不出關。

高鵬振起義談

——綽號老梯子——

高鵬振字子峯，綽號老梯子，遼寧黑山縣朝北營子人。家本小康，民國六年，由新民縣私立文會中學畢業。該校係教會英人所設立，言論自由，頗感受自由平等思潮。國家思想，更爲濃厚，當年秋季，以擇業無所，遂投身綠林，練習身手，殺富濟貧，有古俠義之風焉。

十四年加入國民黨，受主義訓練，因之對革命遂有決心，去春在遼西作戰，受砲彈傷，潛就醫於省城，彼時皆係同志照顧，漸於國際環境，國內政治，頗有進一步之認識。此次九一八事變，日兵暴佔瀋陽，老梯子傷口甫縫，憤不能平，事後三四天，即在瀋陽集合部屬十四人，在皇姑屯老道口打死日兵三名，得大槍十二支，手槍九支，子彈二千粒，遂到新民柳河溝一帶附近，招集舊部，不及半月，有三千餘人來歸，大小四十多個綽子，此四十多個頭目，均係高同志當年結義共夥的弟兄，所以此三千人所結的

團體，甚爲堅固。

去冬十月十九日，有遼寧相同志李光晨，張新生，呂志綸，莫子超，李輔漢，史純清等十九人，實際參加工作，指揮一切政治軍事。十月二十八日，將部隊編製就緒，分爲九團：第一團團長楊振聲，綽號大老痘痘。第二團團長陸子言，綽號閻字。第三團團長陶子真，綽號鐵字。第四團團長王德霖，綽號西山。第五團團長耿亞光綽號定亞州。第六團團長張揚九洲，綽號九州。第八團團長王鳳武，綽號佛爺。第九團團長劉永升，綽號老二哥，此外有獨立營三個，傻子得勝久估三人爲營長，共舉老梯子爲總司令。司令部辦公人員，共二百八十人，計分參謀、政務、祕書、軍械、軍需、軍法、交際各處，處長由張新生，史純清，呂志綸，莫子超，張公然，李復漢，丁亞夫，王超凡，張國梁等主持之，一切行軍計劃，指揮工作，均由辦公處發號施令，由老梯子簽名，以上係高氏嫡系部隊之情形。

在去歲十二月間，關內東北抗日救國會所委任之第五路司令潘士賢，第四路司令耿維周潰散後，第五路直接歸高部指揮，其餘四分之三，亦完全投效老梯子，計有二千

餘人 故高部去冬最多時，人數有六千至七千，不過時有聚散。去冬由東北軍二十旅譚變出來之千澄營長，帶隊六百多人，槍馬齊全，亦加入高部，在舊歷年底，因老梯子要進攻新民縣街，于營長恐損失實力，私自帶隊逃走，其未走而願歸高氏收編者，當時亦甚多。

茲再述老梯子部隊槍枝之由來，及抗日之戰績。原來高氏於郭松齡反奉時，得槍千餘枝，分寄存於親朋家，此時當然取用，其餘槍枝，除小頭目自己帶的以外，均由大會各籌審收的，莊農壯丁，連人帶槍加入的，亦不在少數，初起時名爲抗日救國軍。繼奉命改編爲東北國民救國軍。在去冬十一月二十日，進佔距新民街北十五里之高台子，將日本軍隊逐出，在該地駐九月餘，當地童謠云：「天下第一關，遼西老梯關了個歡，長白頭髮老掉牙，沒見過鬍子來駐扎。」由高台子開出後四五天，將日人自衛軍高等顧問山田月照，山本等捉獲槍決，並將漢奸翻譯王乃新，遼西自衛軍副司令張繼武等四人，就地正法。

十二月三日，在阜新縣界黑山礪屯駐，有新立屯鎮商人高子修及小五台子紳士王者

香，特請老梯子去攻打日人，四日正午十二時，日兵正攻打五台子，高率部下三千餘人，潛行將日軍圍住，當斃日兵百二十餘人，得大槍四十二枝，機關槍四挺，手槍十五枝，子彈三千餘發，洋馬七十八匹，此役高部僅戰死四海一名，劉大海左腿被折斷，此後新民黑山一帶日軍，軍心大亂，一聞老梯子三字，皆驚魂喪胆。於是駐守打通路，新立屯站之日軍，遂撤回矣。十二月三十號，高派二百人將打通路十家子站日本駐兵二十人，完全消滅，一月十號由新立屯到阜新界去，路過白土廠門，夜間與日軍相遇，相擊數時，遂即後退，日方損失不明，但高部**并無損失**。自此從阜新界仍回新民彰武黑山一帶，在舊臘二十七日，得當地百姓報告，謂距新民三十里地王莊戶屯，有降隊三百人，日兵七十八人，老梯子聞訊，趕緊追到，將電線割斷，四面包圍，結果日兵聞風先逃，降隊亦紛紛後退，高部即在此處駐紮，部約四千餘人，因距新民不遠，致日人晝夜不安，舊曆正月初六日，高部拔隊出發，路過日軍三百餘人，乘其不備，擊斃日本通訊隊員十四人，此際高之部隊，均在北寧鐵路迤北活動，每天有日機三四架，來往偵察。當正月十二日上午十時，高部開至鐵路線以南，距新民街八里地方，夜宿梁家窩棚。

，拂曉日兵來攻，高部毫無損失，事後據當地百姓傳說，日兵死了二十多名，此後高部遂過遼河西沿，金家台子住下，距河五里，過河遼中縣界，老達房，冷子堡一帶，派人與遼中大會商量，借道潛襲瀋陽，遼中大會恐繳槍與屯駐，竟未允予假道，老梯子部隊的長官，邊外的蒙古人佔三分之一，槍械均極精良，武力較佳，對戰鬥頗有力量。兼以老梯子自十七歲即投身綠林，到現在已有十五六年的歷史，在遼西一帶頗有俠義之名，所以他能號召黑山，阜新，新民，遼中，康平，法庫，一帶有名的匪人，曉以大義，共赴國難，并且他自過綠林生活以來，未捆過任何棚子的槍馬，凡有名响響大人家，均能叫的開，大家有句俗語說：老梯子，「線熟事快交的寬，挑出一溜風，住下壓個坑。」不過高部也有最大的缺點，就是槍枝不齊，子彈缺乏，每人最多不過百粒，少則幾十粒，此是一大危機，不敢久據縣城，原因亦即在此，春季該隊潛駐康平一帶，現已進展至新民，錦縣，奉山路兩旁，專以破壞及擾亂偽奉山路與打通路爲目標，據近來報告，成效甚大。

一個特殊的人材

遼東抗日領袖王育文

一、出身略歷

在許多東北抗日的民衆英雄中，我們現在要介紹一位特殊的人物。他不是一位橫槍躍馬陷陣衝鋒的勇士，他是一個文人，同時也是一個有主義，有計劃，有豐富的學識與刻苦行爲的天才的革命者。多少好漢在他的手中接受了光榮的戰旗之後，都如瘋似狂的和倭賊們碰起來；廣大的民衆在他們的領導下，都毀家紓難，共起救亡，四面皆敵的遼東居然能拔除了僞旗，重見了青天白日的光明，都是他努力的收獲。這就是現任遼東政治委員會的委員長王育文。他

的名字不是因抗日才被人知道，很久以前，便給東北社會人士以深刻的印象。他是遼甯通化縣人，北平朝陽大學畢業。現年三十三歲。慷慨好義，膽略過人，曾歷次担負東北黨務上的重要責任，幾次的坐牢和通緝，訓練成他鉄一般的身心，著名的啓明學院便是他創辦的，親任院長七年之久，門生普徧於東北。他在教育界，司法界，新聞界，警察界，軍隊裏都吃過飯。他的足跡曾印遍了東北三省，即如吉黑邊塞極荒涼的地方，他都游歷過。所以，他不祇是一個有天才有學問的人，而且他還具有豐富的社會的與人生的經驗。他今日肩起這遼東抗日的義旗，不是偶然的。

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正在吉林。他親眼看到熙洽率領一班亡國大夫，奴顏婢膝的把倭賊的師團長接下吉長車來，恭迎到城裏去

，全城的民衆都變成任人宰割的奴隸。他的心是如何的悲痛與憤恨？他立誓要殺盡這些無恥的奴隸和寇敵。但是他手無寸鐵，不得不假手於人，於是他跑到了雙城，冒著萬險，去煽動住在那裏軍隊，告訴給他們，他所目擊的亡國的慘狀。給他們以有力的刺激，結果還算不錯，他們是接受了，他的熱烈的誠懇的要求，表示着一致的行動，並且公推他入關求援。自然他是不能推辭的，後來這一旅人便整個參加了吉林自衛軍。

他來到關內，一切都大失所望。雖然關內民衆是非常的狂憤，而大人先生們依舊抱定了（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決心。有誰理他呢？但他並不灰心，北平西城某一個公寓的小屋裏便作了他辦公的機關，開始了他的抗日工作。當時北滿已竟發生了激烈的戰事，他已無

須再回雙城，即決定先返遼東，組織軍隊，以圖擾亂，正在北侵的日軍的後方，他湊了不到一千元的款子，選拔了十七個可以回去共同工作的同志，一切計劃決定了以後，他們便分途回東北去了。臨行的時候，他對朋友們說：（此去幹好了，請大家重返故鄉，幹不好，以身殉國，不願生還！）呵，他的話是如何的沉痛！

二、東邊各縣重見光明

大連市上，小鬼的刑事們對旅客的盤查，是如何的巧妙和嚴酷！但終於給他蒙混過去了。此時滿州的傀儡戲已經粉墨登場，傀儡的國旗與太陽旗交叉着，迎風盪漾，向着他作侮蔑的猶笑；他覺到這是他平生最大的恥辱，恨不能即刻打上前去。他步入了久別經年的故鄉遼東，江山依舊，人事全非。他的眼睛裏冒着火花，他的喉

嘯咽鳴了。

一顆抗日的明星蒞臨了。民衆們數月來積鬱的臉上，都現出了一絲希望的微笑。他們相信他們的命運又從此有了生機。各地的義士如雨點般的聞風來歸。他的同伴也都由北平陸續到齊，於是他很迅速的得到了遼東十四縣民團的擁護，所有警察及保安隊都請他領導，大股小股的土匪也都請他收編，加入這爲民族爭生存的鬪爭。

遼東一帶，向來由于叛逆芷山的軍隊駐防。于逆在東邊當了幾年土皇帝，地皮不知刮了多少。這時更受了倭賊的委派，去打遼西的義勇軍，只留了一團保衛地方。這一團人便是現在唐聚五將軍的部隊，不知怎的，他曉得在王育文回到了遼東，嚇得他六神不安。馬上派人到唐將軍處說：（王育文進小子是以搗亂著名的，此次回

來，必不懷好意，請唐團長嚴拿！）豈知這位忠義的唐將軍早與他訂下了祕約，只待時機成熟，便高揚義旗。

時機到了，遼東各縣民衆公推他爲抗日最高領袖的政治委員長。由他組織了十八路東北民衆自衛軍，推定唐聚五爲總指揮。已竟亡了數月之久的遼東，這時，又復重見了青天白日的光明，疾風掃葉一般的將反動勢力消滅了下去。

一個風清日和的早晨，在距桓仁縣城不遠的小山上，壯烈的誓師大會舉行了，他的悲壯慷慨的演說未竟，大衆竟像虎豹一般怒吼起來。（打倒暴日的侵略！）（中華民國萬歲！）的呼聲，振撼了山岳。各路司令，都由他一一授給軍旗，殷勤勉勵。每個人都感動的哭泣着，唐總指揮斬斷了手指，用鮮血繕成了（抗日救國）的大字。

三、民主政治實現於東北之一角

他是信仰民主政治的，也曾爲爭民主政治的實現，蒙過很大的犧牲。這次他對抗日的主張是：（我們抗日的目的，不僅在收復失地；必須在失地收復之後，實現民主政治，使軍閥割據的局面不致復活，進種抗日才有意義。）然而我們舉目全國，那里有民主政治的影子？軍閥割據，滔滔皆是。誰會想到，這失而復得的遼東，居然實現了民主政治。在那里，民權是高於一切的。再看不到軍人的拔扈與土劣的橫行。但是，這種傷心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怎樣呢？牠能從此日益發揚呢？還是爲敵人的飛機大砲所摧毀？這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最高的權力機關是遼東民衆救國會，這是由各縣民衆代表所組

織的代表民意的機關。由各縣代表推舉了政治委員七人，組織政治委員會，負遼東行政責任，七個政治委員都是當地的革命志士與德高望重的紳士。他被推為政治委員長。隸屬於政治委員會的是軍事委員會，為遼東抗日軍事的最高機關。委員長就是唐聚五。

他是這樣主張：（只要領土行政完整一天，我們便努力一天。對地方上各種事業，不但求其照常進行，而且力求革新與發展。）各縣長官都是從新委定的，地方自治工作加緊進行，各中小學還很安心的上着課。他們發行了一種流通券以准持金融。訴訟事件是沒有了。在敵人嚴重包圍之中，一切中國人的私怨都消除了。民衆們都集中他們的力量，準備與倭賊拚命。

他的責任太重了，他的事務太紛繁了。他要指揮全局，還要

應付各地事務。每日得不到六小時的睡眠。辛勞的結果，使他患了咯血症。但他並不休息。一口一口的鮮血吐出來的時候，民衆們是如何的焦急而憂慮呀！倭賊的飛機，在通化縣城轟炸了五天，他一絲不動的仍在辦公。大家勸他暫時躲避一下，他說：（躲到那里去呢？到處都有被炸的危險，我們不是早把死來置之度外了嗎？何必懼怕呢？）他的偉大的精神，穩定了大眾的心靈。敵人的威嚇也因此失掉了效力。他常到各縣親自視察，到處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由老頭以至小孩，都發誓和他（共存亡）。

經過幾次激烈的衝殺之後，他們的軍威馬上大振起來，尤其三次佔領山城鎮，炸毀濛江，樺甸，千金寨的電廠，更給日本人以意外的突擊。他們的實力，一天一天的充實起來，不到三個月的功夫

，這自衛軍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十一萬人——正式軍隊一萬，民團六萬，大刀會二萬，其他抗日團體參加者二萬，這不但旁人沒有想到，就是王氏自身也不會夢想到的，所以他現在更興奮起來，雖然他的病體並沒有復元，可是他工作的緊張，是誰也趕不上的。後來他更聯合了朝鮮獨立黨青年五千人，編爲別動隊，採取一致行動。他的口號是：（中韓民族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四、一封乞援書

但是現在，是他們的緊急關頭了，颯颯的秋風，帶來了多少驚人的消息，英雄們所恃爲屏障的茂林密草，眼看枯黃了，衰落了，這簡直給他們以嚴重的威脅！他們不但禦寒的衣服，發生恐慌，即他們所相依爲命的炮彈火藥以及傷兵所用的藥品礮布之類，也感到

了缺乏，這時，他將怎樣的憂憤而焦急呵！這在他前天給他朋友的信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他的信上是這樣寫着……

「……：弟爲國而死，死而無憾，唯所領導之十萬餘救國男兒，及東邊廣大民衆，若以無糧草無救兵，坐待飛機炸彈槍炮一齊轟死，實爲不忍。□□□既置東北於不顧，我中央能不垂憐拯救乎？爲此懇請我兄託輔公爲弟介紹丁超李杜王德林等，以資聯絡互助，請求汪蔣諸先生爲東北設法，以善其後。致遠，仲達，心葵，光虞，光圭都在此間，領導民兵，轉戰數縣，幸各無恙。弟一息尙存，誓必奮鬪到底，何晨倭寇除，卽夕解征衣。江天南望，不盡依依，回顧桑土，不知泣之何從！臨楮迫切，願共努力！王育文月日」

徐寶珍傳略

浴血殺敵英參贊驚駭

海倫之役死多門之弟

徐寶珍旅長出身行五，現年三十五歲，遼甯法庫人，萬福麟主席任充第十五旅旅長駐軍滿洲垠時，徐爲三十八團一營上士，卓然不羣，爲萬氏器重，嗣乃選送十五旅軍事連畢業，充排長，後又選送遼甯講武堂第五期畢業，多倫之役升連長，萬任第八軍軍長時，調軍部少校參謀，後調本軍十一師充中校營長，及萬任黑龍江副司令官，乃調爲衛隊團團長，以遼吉事變之後，抗日最力，乃升第四

旅旅長，萬氏拔徐於士兵之中，於國家危難之際，捨身報國，堅苦卓絕，可謂不負所知矣，茲將其先後作戰情況，述之如下：

東北事變後，日軍侵略北滿，馬占山將軍，首先率師抵抗，世界婦人孺子，無不知有馬將軍，尊之爲民族英雄，而馬將軍軍中立功最多者，實推徐旅長寶珍，先是日軍既入瀋陽，尙未敢公然向北滿出兵，因慫恿張景惠返哈，運動哈黑兩省區脫離中央，參加新政權，許事成後推張氏爲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遂返哈組織哈爾濱治安維持會，並誘致黑龍江當局爲同一之組織，維時黑龍江主席萬福麟，因公在平，其公子國賓，方以省委留省，力主拒絕之議，張雖多方誘逼，迄無結果，同時日人方面，復派洮昂路局顧問石原重高，向萬極力遊說，並對於路局提出種種難題，以相迫脅，萬均以鎮

靜處之，日人既不得逞，乃利用張海鵬之昏聩，許以江省政權，勸其北行，張既受其愚弄，即擬

▲率兵入江▼ 時黑龍江副司令官公署參謀長謝珂，代行副司令官任務，決議主戰，而地方漢奸趙仲仁，李蔭棠等則主張迎張來主，維持治安，藉媚日人，謝亦未能堅持原議，惟徐旅長寶珍，與司令官公署副官長唐鳳甲，則始終堅持拒張，因迎張即無異歡迎日軍也。萬旋赴哈求援於丁超，唐則留鎮江垣「徐當時係衛隊團長」乃率衛隊團全團，附工兵一營，赴哈拉爾葛「大興車站」構築陣地，炸毀橋樑，張海鵬軍開至遼黑交界之泰來縣，因知江橋已毀，未得前進，及馬占山主席抵省，日方乃藉洮昂路借有日款關係，要求江省政府由南滿派人修理，江省政府力爭不得，乃允如所請，招工估修，

未及開工，而日軍及張海鵬軍已開至江橋，節節進迫，並用飛機多架，

▲偵察轟炸▼ 十一月三日，我軍騎兵數人在大興西端突爲日軍捕獲槍殺，日軍兼用唐克車野砲機關槍開始攻擊，徐旅長乃與之開始戰鬪，日軍多門師團約二師之衆，我軍僅以一團兵力，血戰五晝夜，迨馬主席調滿洲里之程志遠旅，海拉爾蘇炳文旅吳團泰安鎮砲九團拜泉騎兵吳松林旅加入作戰，徐旅長已五晝夜不得飲食休息，全體官兵仍奮勇殺敵，日軍死傷約千餘，衛隊團亦死傷過半，其作戰最力者，爲第二營營長張競渡，是役該營傷亡只有九人，英國參贊某君到江調查，並赴前方參觀，見徐旅長週身血污，仍自雙手持槍，督兵士抵禦，前仆後繼，不稍回顧，某參贊撫徐旅長背曰，君

尙能戰乎，徐曰：我官兵無不願戰，雖只剩一人，仍須抵抗到底。參贊聞聲驚駭，乃豎拇指向徐表示欽佩之意，其後日兵陸續增加，我軍由十一月三日起，至八日止，血戰六晝夜，不得已撤退至三間房，湯池一帶，日軍

▲節節進迫▼ 遂又於十八日退至省城附近，馬主席以省城無險可守，乃率軍退海倫，徐旅長退至興隆鎮，當離省之際，預設伏兵於中途蓋塘中，日軍窮追，我伏兵起而射擊，日軍大亂，並縱火焚燒，風烈火猛，日軍死傷約六七百名，多門之弟某少將亦於是役死焉，馬主席得以安然撤退者以此，日軍以損傷頗甚，不復言戰，欲以政治手腕誘脅馬氏，而漢奸趙仲仁等乘機奔走，見日人則謂馬主席可以輸誠，晤馬則爲祇要馬能合作，一切聽其主持，馬此時已感

孤軍難支，且欲得日軍真相，俾從容計畫，乃許與合作，於三月二十二日回省，及此次調查團赴東北，馬主席以時機已至，於四月八日通電表明已往事實，（其電文平津各報皆已登載不再贅述）並藉檢閱軍隊爲名，潛行離省。徐旅長此時駐軍訥河，未敢妄動，委蛇數月，乃於七月十日率隊離訥河，與日軍小泉支隊接戰。

▲突圍而出▼與馬主席爲一致之行動，蓋其孤軍奮鬥之志，與保護國土之心，堅定不撓，眞足爲軍人模範矣，近日拉哈站義勇軍民團爲援助徐旅，多紛紛起而響應，現訥河拉哈站泰安鎮，已入我軍之手，省城又搖動矣。

李海青抗日經過

李海青者原爲馬占山將軍部下之團長，去歲因馬占山力薄屈日，該團長則怒而反正，率其部衆，由安達縣向吉黑接界之肇州縣扶餘縣方面活動。不兩閱月，果越肇縣而達扶餘縣境，聚合同志萬餘人。今歲三月間攻入扶邑，整頓軍伍，進攻農安，此時其兵力已達兩萬餘人。農安乃長春門戶，農安若失，長春已危，日人以重軍防守，李軍到時，以包圍式攻農城五六日，城內愛國軍人反正者約有兩營，守防之吉林警備軍第一旅旅長劉，亦有與李合作之意，不過因日軍監視過嚴，張海鵬軍又到，致劉旅之意終未得達耳。

旋李軍以子彈缺乏。器械不敵，留兩團人虛攻，餘者乘月夜退回扶邑，轉道攻中東路三岔河站，實施破壞鐵路，阻撓日軍之聯絡

• 前後攻入岔站數次，終以勢孤引退，因聞馬將軍已宣言抗日，乃度松江，棄扶赴黑，與馬軍取聯絡。初攻入肇東縣豐樂鎮，復與日軍相接，酣戰數日，乃轉向海倫奎奎一帶與馬軍接連，現正在馬將軍指揮下，在哈爾濱附近馬家船口一帶與吉林方面之丁超李杜軍隔江犄角，以謀破壞哈埠日軍政之治安，而資提醒中國一般喪心病狂之賣國賊。

其與丁李軍雙方均取夜戰，使日軍最恃以欺人之飛機，歸諸無用，每到夜間八九點鐘，便向哈埠猛攻，至黎明後，退入較遠之鄉村，致使日軍無法應付，而又呈倦於接戰之狀態。

李軍自攻入肇豐等地之後，其兵力已達五六萬人，合馬軍共十餘萬人，在黑之偽軍及日軍，實無法與敵。

爲國犧牲的蘇幼溪

壯志未遂身先死

幼兒少妻依靠誰

略歷

蘇氏名幼溪北平人年三十三歲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家中尙有一妻一子，子年八歲，蘇氏於民十五年在王法勤處當祕書，民二十年出席四全大會，最近中央畀與商品檢驗局局長之職，蘇氏力辭不就。蓋以東北事變後，蘇氏痛祖國之淪亡，國人之酣睡，當憤慨異常，決犧牲個人利祿，專從事於救國工作。數月之間，僕僕風塵，心力俱碎。

撞車

於二月前膺東北國民救國軍指揮總監部之命，代表到滬籌款及購辦軍火，接濟東北義勇軍，蘇到滬後，住新東方旅社五百六十二號房間，某日上午，乘坐公共租界照會第七二六七號自備新式福特汽車，由汽車夫鄭穆林駕駛，擬至淞滬警備司令部接洽要公，緣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氏，臨行時曾以大批軍火及手榴彈，捐贈於東北義勇軍，該項軍火，藏於杭州，蘇氏現擬將該項軍火運滬，以便

設法轉運東北，接濟義軍，蘇氏爲此事。赴松瀋警備司令部接洽。

受傷

不料蘇氏之汽車行經靜安寺路嚇德路口時，有另一汽車行在蘇車之前，速率較緩，蘇車即加速將前車追出，此時適有三六八號一路電車，由一四四司機人號包阿大駕車，自嚇德路疾駛而來，正向靜安寺路朝西轉灣，一時不及避讓，猛撞於蘇車之左後側，汽車受撞，立即粉碎，蘇氏坐于車廂中，額角鼻腔上唇左頰等處均受重傷，血流如注，汽車夫左頰傷兩處，肇禍後，當由靜安寺捕房到來，用救火車將受傷者，送往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救治，二人送院後均神志不清，蘇氏以受傷過重，延至五時四十五分身死，

『蘇氏是爲國家而犧牲了，然而蘇氏殺敵之願並未得償，吾知蘇氏死後之英靈，當亦抱恨無窮。吾人應何以慰蘇氏之英靈？』

(編者)

東北義軍之軼聞

赤手空拳生擒叛將
傀儡軍隊望風反正

當日軍侵略遼吉而後，鑒於各地方人民之起而自衛，一面在國聯誣稱我民來自衛義軍爲土匪，以爲不撤兵之口實，一面用金錢收買當地不肖之徒，驅爲撲滅義勇軍之前鋒，意在使我自相殘殺，就中如凌印清，張學成等皆爲著名之日本傀儡，日本均資助其械彈，聚徒達千餘人，劫火車，佔城鎮，其勢甚張，第二路義勇軍總副司令項青山，張海天，當時僅一支隊長耳，率衆不過二三百人，械彈又不足以禦凌張二逆，實屬寡不敵衆，弱不強敵，然義勇軍總部，以爲非以少勝多，不先擒殺附日逆徒，則義勇軍之威名不立，逆徒將必愈演愈夥，遂嚴令項張二隊長，限三日內擒凌逆印清，否則以通逆論，項張二隊長奉到命令時，驚悸無人色，豪飲徹夜無眠，密議既定，乃喚其相隨有年之心腹數人至，泣語曰：『今總部嚴令，遵亦死不遵亦死，汝等之意如何？』咸應曰：『惟隊

長之命是從。」曰「如是，即跟我走。」跨馬急馳四十里，抵凌逆大營，告門者曰：「報爾總司令，項張來見。」項張者，實皆身起草莽，威名震遐邇，凌蓄意結合已久，聞其來以爲降也大喜過望，即肅之久，項張揮其從者分立門外，凌方擬作周旋語，項張已出其不意，出手槍叱之曰：「作聲即死。」時凌座有日顧問參謀等，及其他附逆共十餘人，皆惶駭莫措，項持槍一一逼令繳械，附逆者均求免一死，願隨救國，項曰：「諾，速縛彼日人以自易，」於是日顧問參謀等七人，皆呆若木鷄，束手就縛，旋即挾凌出，集其衆紿之曰：「爾等總司令原係救國者，密約吾等來擒日人耳，好男兒當救國，但去從聽便，容爾等自思一日，姑同爾總司令先行，」言畢而去，凌覩狀愕然，自始至終，不發一言，是日爲項張及心腹「俗稱打手」共九人，能入千餘衆之匪窟捉獲巨魁，一時傳爲奇談，暴日亦爲破胆，不數月張學成亦死於義勇軍夾擊中，項張因晉升第二路義勇軍總副司令云。

看他們奇特的作戰方法

東北救國健兒們，他們對日本作戰的方法，不據戰壕，不劃戰綫，不築堡壘，專以游的方式攻打日本的軍隊，他們力避與日本軍隊作正面衝突，時時以包圍戰略，繞到日本軍隊之後面，等到日本軍隊回首攻擊的時候，他們前面所埋伏的隊伍，便齊起攻擊，如此前後包圍，日本無一次不慘遭失敗，坦克車進退不靈活，失其作用，重砲運轉不敏捷，無法演放，飛機對於此種分散的游擊隊，更認不清目標，無法投彈，即勉強擲彈，也是無效，義勇軍有此優點，處處制日人死命，是以日本軍隊，畏義勇軍如虎，而義勇軍更善玩弄日本，曾有一次多門中將在海城附近某村，與各隊長舉行野餐，酒酣耳熱，不可一世。義勇軍聞此消息，怒火中燒，豪氣騰空，誓活捉此萬惡軍閥，以爲國人洩憤，乃由第十路某司令招集精壯死士

二十餘人，授以密計，命此二十人穿轎衣，充槓夫，抬白木棺前行，已則假作孝子，執幡前導，痛哭緩行，蓋儼然一重喪棘人也。

此一行昇棺隊，緩緩前行，日人毫不之疑，即多門亦不明其中之詐，狂飲如故，迨抵及近處，則抬棺者故意吵架，孝子叩頭哀求息事，日人見之大笑，多門亦笑，及多門等帶醉看視此趣劇時，則此一羣槓夫羣由棺中取出子彈裝好之快槍，亂放一陣，而所謂孝子者居然出手槍爲指揮官。是時日本各隊長慌作一團，取槍不及，多被射死，多門則由多人護衛得脫，但已受傷，一般傳說多門陣亡者，即此事之訛傳也。我方健兒，乘日軍混亂之際，且戰且走，無一被難，亦云幸矣。日人對此事極端祕密，故知者甚少，而多門每私與人語『從軍數十年，不意遭此暗算，義勇軍真可畏也』。

綠色軍服

可愛的救國英雄們，他們有很多不穿灰色或黃色的軍服，也不穿便服，他們卻穿着綠色的軍服。因為這顏色和高粱同色，日機來時，他們可以很精巧地埋伏在高粱田中，使日機無從偵查，炸彈失掉了效力。

值得贊美的話

民族英雄王德林嘗說：「有我王德林在，決不讓小鬼子修成了吉會路」。

宮長海常常語人曰：「宮傻子什麼都怕，只是不怕死」。

女英雄姚瑞芳說：「女人也是民國的一份子，爲什麼不能救國」？

這是應得的酬報

國民政府明令發表，任命丁超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任命李杜代理東北邊防軍駐吉副司令長官，任命馮占海爲哈綏警備司令，王德林爲甯安警備司令，這是他們拿血肉換來的功勳，是他們應得的酬報，但是我不知道一般抱「不抵抗」主義者，心中作何感想？

民族之義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印行

非賣品

編者 吉林周璣璋

發行者 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